

吳郡志卷四十一

仙事

王可交松江南趙屯村人以釣耕自業常取大魚烹之
釐大嚼樂之不厭一日得蚌擊破取膏歌江神數重
采舫盪漾中流中有道士七八人皆年少玉冠霞帔服色各
異侍者十餘人總角雲鬟又四人黃衣權船一人呼可交
姓名不覺漁舟已近舫側一道士令總角引可交上見七
人前各有青玉盤酒果之器皆瑩徹有光不可識又有女
妓十餘悉持樂器可交立筵末遍拜七人共視可交一人
曰好骨相合仙已炙破矣一人曰與之酒侍者瀉酒樽中
酒再三瀉之不一人又曰與栗喫一人取二栗付侍者



與可交栗色青光如棗長二寸許嚙之有皮非人間者比
肉脆而甘如飴久之食方盡一人曰王可交已見之矣可
令去敕黃衣送上岸尋向所乘漁舟不復見黃衣曰不必
舟但瞑目自到於是閉目聞風水林木浩浩之聲有頃呼
令開眼則失黃衣所在惟見峰嶺複重松栢參天坐草中
石上望見有大門樓乃在天台山瀑布寺前採樵者并浮
圖十餘人皆來問可交所從來具以前事對又問何日離
家曰今日早離家又問今日何日對以三月三日樵與僧
大驚曰今九月九日矣且去君鄉水陸千餘里僧邀可交
爲具食可交不喜聞食氣唯飲水耳寺僧以狀白唐興縣
以達台州州以聞越州廉使王渢召見之可交身長七尺

餘儀貌殊異言語精爽淩歎曰此誠真人又以其同姓益敬之飾以道服而遣人之蘇州詰其家具言三月三日可交乘漁舟入江不歸家人訪得漁舟謂已水死跡其尸不可得已招魂葬之淩其以表聞可交後歸鄉里與鄉人到江上指所逢采舫之處依然自食粟後卽絕粒舉止若有神助不復耕釣挈妻子入四明山二十餘年復出明州賣藥酤酒得錢卽以施人且言藥則壺公所授酒則餘杭阿母相傳藥已疾有驗酒亦致佳時皆稱王仙人藥酒道俗多圖其形像後三十餘年入四明山今人時有見之者

續神

仙傳

單以清常熟縣元陽觀道士大歷中嘗之嘉興入船聞異香

疑有非常人遍目同載唯船頭一人儀趣頗殊單君遷坐
與並席香氣彌甚因從容問之答曰吾此地人少病大風
逃于深山遇一老人哀之令從行有草堂數間老人曰汝
且居此堂一月後自來視汝以藥園一裏令餌之老人遂
行更入深山吾入堂餌藥不飢渴身日以輕兩月老人方
來笑曰有心哉故在此疾已差矣至水濱照之鬢眉皆生
顏色益少老人曰汝既服吾藥可長生人間且勤修道術
以二十年爲期遂導令却歸吾因拜問其姓名老人曰予
閩國初衛公李靖乎我是也乃辭出山今年限將及再入
山尋師耳單君因記其事爲入道之

原化記

蔣生吳郡人好神仙弱歲棄家遊四方學鍊丹不成後得日

者章全素爲隸見生几上瓦硯忽曰先生好烹鍊之法夫
仙丹食之則骨化爲金安有不長生耶今先生之丹能化
石硯爲金乎生心甚慚以他詞拒之曰汝傭者豈能知神
仙事乎無妄言全素笑而去後月餘衣中出小瓢云是中
有丹能化土爲金顧此硯以刀圭傳之生以爲誕妄罵之
全素尋卒以簣盛尸將瘞之忽亡其尸徒有巾帶衣履存
焉藥鼎下有美光粲然中探之得石硯其上寸餘化爲紫

金矣

宣室志

本朝紹聖中有潘裕者過吳江遊長橋見一翁棹小舟往來
叩舷飲酒酣歌自得裕異之乃揖曰視先生氣貌固非漁
釣流殆高隱士也願聞緒言其人曰君語不凡能過小舟

語乎裕欣然就之謂裕曰吾遜跡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談
經史百家及釋氏書今惟飽食嬉遊爾裕曰先生澡身浴
德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乎翁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
雖不能隱處巖穴追綺皓之跡竊慕老子人皆求福己獨
曲全之義與子出處異趣勉之而已裕曰幸聞先生高義
敢聞舍所在翁曰吾姓且不欲人知況所居耶飲罷長揖
拏舟而去此事高勝故附之仙事

遜齋
閑覽

隆興間常熟縣海隅山頂有僧慈悅者患水腫病醫藥弗効
一日有客自云姓回憐悅病以指爪劃其股腹水潰腫消
又授以藥且云壽至八十五後兩月又有客以畫授悅曰
吾所畫也須臾而去展示乃呂真人像方悟前所姓回者

卽呂也

趙彥清呂真人感應記昔陽大明南安名士也孝純篤出於天性親喪廬墓而上帝昭鑒遣呂真人

贈詩遺藥以答其誠郡守既嘗表于朝又刻石傳於世子竊謂神仙在渺茫荒忽之間安得與人接始疑而未之信平江之常熟海嵎山北十七里絕頂有僧慈悅結廬于白龍祠之側向得水腫疾屢投藥石弗瘳一日有客自云姓回忽至龍祠音容異常徐而入見慈悅甚憐其病遂以指甲劃其股腹水卽潰而腫消又以藥一彈圓教用當陸根黃湯服之且語慈悅壽至八十有五不踰兩日其疾遂痊慈悅初不悉其爲何人也後兩月餘有客云來自臨安因覲補隨至此以畫一軸授慈悅曰吾所畫也須臾而去及展視之乃薛荔所覆呂真人之像方悟前目姓回者卽呂也慈悅奉龍祠三十年其不解如一日凡有禱祈隨卽感應里人莫不愛重之天使真人來治其病其事亦類於陽君也歟夫人患不誠不信誠可以開金石信可以釋魚鮓況於神仙乎余因禱龍祠慈悅以此告余旣以釋吾之疑而且有感也故刻石以記之

吳郡志卷四十一

吳郡志卷四十二

浮屠

唐僧印宗郡人姓印氏精涅槃經咸亨中至京師詔居大敬愛寺辭往蘄春謁忍師遂至廣州遇六祖能大師盡悟方外之旨著心要集行于世

道欽崑山人姓朱氏初業儒有元素禪師者爲落髮授學旣別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卽止欽至臨安見東北一山秀出樵子曰此徑山也欽遂居之爲開山第一代禪宗召至內庭賜號國一禪師辭歸山

傳燈錄

義師者蘇州人狀如風狂正元中民起僦屋十餘間義師忽運斤壞其簷禁之不可主人素知其神拜曰弟子生活賴

此師曰爾惜之耶擲斤於地而去其夜市中火惟所壞簷
屋數間獨存常止於廢寺殿中冬夏常積火壞幡木像悉
燔之好燒鯉魚不具澡而食垢面不類類輒雨吳中以爲
雨候將死飲灰汁數斛念佛坐不飲食郡人日往觀之七
日而逝盛暑色不變支不摧

西陽
雜俎

續空者吳人本齊君房也苦貧勤學爲凍餒所驅元和初游
錢塘至孤山寺西饑甚不能前俄有胡僧顧君房笑曰法
師諳旅況否君房曰何哉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洛中
同德寺乎應爲饑火所惱不暇憶前事探鉢囊出一棗大
如拳曰此吾國所產食之者知過去未來事君房食訖甚
渴掬泉水飲之急欠伸枕石而寢有頃乃寤思講經於同

德寺如昨日焉乃落髮

纂異記

僧畫字皎然吳僧也工律詩嘗謁韋蘇州恐文體不合乃苦思作古體十篇爲贄韋殊不稱賞畫失望明日寫其舊製以獻韋吟諷歎味不釋手因語畫云師幾失聲名不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畫大服其精鑒

鑒師者元和初郡人馮生調選長安有老僧自稱鑒師詣生曰汝吾甥也相與往來歲餘馮得東越尉鑒師負笈告去曰我廬於靈巖寺之西廡久矣遊長安忽十年幸與君相遇今將歸舊居故來告別然君尉越道出靈巖寺下當一訪我後數月馮生道經靈巖卽入詣焉詢寺僧鑒師廬安

在僧曰吾曹無名鑒者生始疑異默計鑒信士豈欺我獨
遊寺庭行至西廡下乃有羣僧畫像其一狀類鑒師生大
驚視其題云馮氏子吳郡人年十歲學浮屠氏法以道行

聞

出宣
室志

後唐廬山僧紹宗姑蘇人性朴野不羣流俗江南李國主造
寺居之又躬入山請謁甚加禮重

傳燈
錄

漢清化師全付崑山人隨父賈販至豫章聞禪會之盛求出
家學成自仰山還故國錢忠獻王賜以紫方袍不受改賜
衲衣號純一禪師師曰吾非飾辭恐後人倣吾而逞欲耳
開運中坐亡有大風震林木焉

傳燈
錄

希辯常熟人聽律於楞伽受心印於天台乾德初吳越忠懿

王以清泰院居之號慧智禪師太平興國中隨王入覲見
於滋福殿賜號慧明端拱中乞還故里賜御書急就章道
遙詠祕藏詮及太平聖惠方凡一百三十卷以寵之

本朝毛僧日遊聚落飲啖無所擇輕薄子多狎玩之貴勢要
之不詣忽謂人曰吾死矣乃危坐誦偈曰毛僧毛僧事事
不能死了燒却恰似不曾言卒而化

墨客
揮犀

遇賢姓林氏東禪院僧飲酒無算鄉人目曰林酒仙口中可
容雙拳間有異事每出人羣聚觀之能自圖其形無毫釐
不肖好吟詩語雖俗而有理致有云楊子江頭淚最深行
人到此盡沉吟它時若遇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門前
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

色屬誰家心閒增道氣忍事敵災屯謹言終少禍節儉勝
求人如此類甚多不具錄今其真身塑於院中

惠詮吳僧佯垢汙而詩絕清婉嘗書西湖一山寺壁曰落日
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應未掩片月隨行履唯聞犬吠
聲又入青蘿去蘇文忠公和於後曰唯聞煙外鍾不見煙
中寺幽人夜未寢草露濕芒屨唯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

詮遂以詩知名

冷齋
夜話

道潛吳僧有標致效陶靖節爲詩嘗自姑蘇歸西湖經臨平
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
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蘇文忠公赴官錢塘得詩大稱賞
一見如舊識嘗有詩曰隔林髣髴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

微蘇公曰此吾師十四字師號也蘇公移守東徐潛訪之館逍遙堂士大夫爭欲識面饌客罷俱來紅粧擁隨之遣一妓前乞詩援筆立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坐大驚自是

聞名

冷齋
夜話

宗本圓照禪師穹窿山僧元豐六年相國寺新創慧林智海二寺召本及常總二僧居之本既至宣見于延和殿賜茶帛賜坐殿上賜茶而退常例當席殿下蓋異禮也先是中丞舒亶坐贓勒停稅導洛司舟又江淮小航東歸太子少保元厚之正議大夫程公闢皆吳人善譚元聞亶事笑曰舒中丞賃客船歸鄉恨未有對及本被召津發給餐錢許

馳驛其徒誼譁矜夸公闢笑謂元公曰本長老乘遞馬赴

闕爲公得對矣聞者絕倒

林希
逸史

仲殊字師利承天寺僧也初爲士人嘗預鄉薦其妻以藥毒之遂棄家削髮時食蜜以解藥毒蘇文忠公與之還往甚厚號之曰密殊殊工於詩詞有寶月集行於世其長短句間有奇作非世俗詩僧比也後自經於枇杷木下

道川本崑山縣弓手翟超以勇力名方被差捕賊宿廟中忽有所得徑投山西東齋出家徧遊江湖間道遇虎不爲動虎亦馴伏其旁一日大書四句云我有一條鐵柳標縱橫妙用無人識臨行撥轉上頭關轟起一聲春霹靂危坐脫去有注金剛經其徒傳誦之

法全崑山陳氏子從道川爲僧一日行惠應廟前偶首觸柱
忽自云有所得旁觀其精采煜然全不自覺也後爲名僧
號無庵

文暢吳人韓文公有送北遊詩

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自言本吳人少小學城闕已窮

佛根源粗識事輒軌攀拘屈吾真戒轄思遠發薦紳秉筆徒聲譽耀前閭從求送行詩屢造忍顛蹶今成十餘卷浩汗羅斧鉞先生閣窮巷未得窺剗剗又聞識大道何路補剗剗出其囊中文滿聽實清越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訐上論古之初所以施賞罰下開迷感胸襟如髮三年竄荒不聽壘若飲水救渴風塵一出門時日多如髮三年竄荒嶺守縣坐深樾徵租聚異物詭製恒巾幘幽窮共誰語思想甚含噦昨來得京官照壁喜見蜩況逢舊親識無不比鶴屬長安多門戶弔慶少休歇而能勤來過重惠安可揭當今聖政切恩澤完城彼胡爲不自暇飄吳逐鴈鷹僕射領北門威德壓胡羯相公鎮幽都竹帛爛勲伐酒場舞閨蛛獵騎圍邊月聞張侯中實自可得津筏從茲富裘馬寧復茹荼蕝余期報恩後謝病老耕堡底身指逢茅逞志縱獫獬謁曾還相訪來山藥煮可掘

吳郡志卷四十三

方技

吳公子光欲謀殺王僚未有可與議者乃命善相者爲吳市吏伍子胥至吳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罔有識者市吏見之曰吾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遂與俱見王僚

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興九郡之兵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假寐於姑胥之臺夢入章明宮見兩鑪蒸而不炊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兩鑪殖宮墻流水湯湯越其宮堂後房鼓震篋篋有鍛工前園橫生梧桐謂太宰嚭曰子爲寡人占之嚭曰美哉王之伐齊也章者德鏘鏘也明者破敵聲聞昭明也兩鑪蒸

而不炊者大王聖德氣有餘也兩黑犬嚙以南嚙以北者
四夷朝服諸侯也兩鍤殖宮墻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流
水湯湯越宮堂者鄰國貢獻財有餘也後房篋篋鼓震有
鍛工者宮女悅樂琴瑟和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聲
也吳王大悅而其心不已復召王孫駱問之駱曰臣鄙淺
不能占王夢東掖門亭長長城公弟公孫聖多見博觀知
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遣駱往請公孫聖急詣姑胥
之臺聖伏地而泣其妻謂聖子何性鄙人主急召乃涕泣
如雨乎聖曰悲哉非子所知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
天不得逃亡非但自哀誠傷吳王吾受道十年隱身辟害
欲紹壽命不意率約急召中世自棄故悲與子相離耳遂

詣姑胥臺吳王曰寡人將北伐齊魯道出胥門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子爲占之聖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死百段於王前臣聞章者戰不勝敗走倥偬也明者去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鏹蒸而不炊者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黑者陰也北者匿也兩鏹殖宮墻者越軍入吳國代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宮室墟也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爲用器但爲盲僮與死人俱葬也願大王按兵修德遣下吏太宰詔王孫駱解冠肉袒徒跣稽首謝勾踐國可安存身可不死吳王怒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顧力士石番以

鐵鎚擊殺之

吳越春秋

吳人教魯班班作木僊指吳吳大旱吳人以貨於班班斷其

手其月吳中大雨

西陽雜俎

魏末有吳士目盲而妙察聲丞相嗣渤海王高澄召試之聞
劉桃枝聲曰當大貴王侯將相死於其手然譬如鷹犬爲
人所使耳聞趙德聲曰亦貴人聞太原公洋聲曰當爲人
主聞澄聲無語王曰我家羣奴猶當極貴況吾身乎其後
諸王大臣賜死者多桃枝所拉殺而澄竟有蘭京之禍洋

實受禪

三國典略

梁張僧繇吳人丹青絕代嘗畫江陵天皇寺柏堂作廬舍那
像及仲尼十哲明帝怪問釋寺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
賴此及廢浮圖法獨此殿有宣尼像得不毀又金陵安樂

寺畫四龍不點睛云點之卽飛去人以爲誕固請點之須
臾雷電破壁二龍乘雲騰上天未點睛者見存又畫天竺
二胡僧侯景亂後拆爲二一僧爲唐右常侍陸堅所寶堅
疾篤夢胡僧云我有同侶離拆多年今在洛陽李氏若求
合之當以法力助君陸以錢帛求於其處果得之劉長卿
爲之記甚詳潤州興國寺苦鳩鴿栖梁上穢污尊像僧繇
於東壁畫一鷹西壁畫一鷁皆側首向簷外鳩鴿不復敢
入畫筆通神如此者不可具載朝野僉載又南史夷貊傳張繇
吳人丹青之工一時冠絕大同中瓦官寺造諸堂殿窮於
輪奐其圖諸經變竝張繇運手案此人卽僧繇也

梁顏協吳人學書於范懷約藝過其師荆楚碑碣皆協所書

大歷中有吳士顧生者以畫山水歷抵諸侯之門每畫先幘
絹數十幅於地多研墨汁及諸綵色各貯一器使人吹角
擊鼓數十人齊聲大噪顧生著錦襖飲酒半酣遶絹幘十
餘匝取墨汁瀉絹上次傾諸色乃以長巾一頭覆於所瀉
之處使人坐壓已執巾角而曳之迴環既遍然後以墨筆
隨勢開決爲峯巒島嶼之狀不可言

封氏見
聞錄

吳越時朱景環算術神妙貞明中廣陵王元瑒鎮吳景環居
盤門驛上書元瑒云到任當三十年安寧元瑒命燭焚去
謂其說尚遠未之敬也至天福庚子辛丑間忽記其事召
景環問之曰算數定矣願公計後事及期果薨

顏規者本吳郡玉工廣陵王錢元瑒常令於便廳解玉王每

召術士朱景環訪問算術遁甲事規性穎悟熟聞其說盡
記之一日以所記質於景環景環授以學遂精算術忠獻
王嘗欲享廟一日規上書言翼日利五鼓之前如用寅時
則杜門在南不可出入不聽翼日寅時王車出于南門鑠
以鑰壞久之不能啓遂破鑰而出由是知名王遂以爲軍
師

齊吳郡褚思莊以善弈名世同時琅邪王抗第一品思莊與

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

鬪碁宋文帝時羊

從士

保爲會稽帝遣思莊與

從士

保戲

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齊高帝使思莊與王抗對自食
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

後思莊達旦不寐時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
久人不能當二人竝至給事中

唐開元中吳隱士周廣妙於醫受訣於同郡紀朋覩人顏色
笑卽知疾深淺召至京師有宮人每日昃則笑歌啼號
若狂疾而足不能及地廣曰此必因食飽促力復仆於地
而然飲以雲母湯令熟寐寐覺失所苦問之乃言太華公
主載誕三日宮中大陳歌吹此宮人主謳欲其聲清長食
純蹄美遂飽當筵歌大曲曲罷覺胸中甚憤戲於砌臺乘
高而下未及半復爲後來者所激因仆地比蘇卽病狂自
是足不能及地又有黃門自交廣使回拜舞殿下廣曰此
人腹中有蛟龍明日當產一子卽不可活矣上驚問黃門

有疾否對曰臣馳馬大庾嶺大熱而渴於路傍飲野水今腹中堅痞如石周以消石雄黃煮飲之吐出物數寸其大如指鱗甲備具投之水俄傾長數尺遽以苦酒沃之復如故形上驚異禮敬之欲授以官爵固請還吳中水部員外郎劉復爲廣作傳敘述甚備

明皇雜錄

許至雍者妻亡感念不已中秋月下簾屏間有嗟吁聲良久聞語音乃其亡妻云若欲相見遇趙十四勿惜三貫六百錢至雍驚起問之則無所見自此常志其言數年薄遊蘇州春時見少年十餘輩盛裝乘畫船將謁吳太伯廟路人曰此州有男巫趙十四言事多中此皆趙生之後輩至雍曰趙生何術曰能致人魂耳至雍默會妻語詣趙具陳懇

切趙曰某所能致生魂耳今召死魂又令生人見之某久
不爲此不知果遂否君有至意又神理已先白某安得辭
乃計其所費之直果爲錢三貫六百擇日於堂內灑掃焚
香施牀几西壁下簷外結壇場致酒脯呼笑拜舞彈胡琴
令至雍處堂東隅趙生於簷外垂簾卧不語至三更庭際
有人行聲趙問曰非許秀才夫人乎聞吁嗟應云是趙曰
以秀才誠意懇切故敢相迎逡巡如有人揭簾見許妻淡
服薄粧拜趙徐入堂內東向而坐至雍涕泗嗚咽與之語
曰君行若此無枉橫否妻曰命也安得枉橫因問兒女家
人及親舊間里間事往復數十語至雍又問人間尙佛經
謂之功德誠有否妻曰皆然又問冥間何所貴重曰春秋

莫享無不得然最重者漿水粥也趙生爲致之粥至向口如食收之復如故至雍曰要功德否妻云平生無惡豈有罪乎良久趙生曰夫人可去恐有譴謫妻乃出至雍隨而泣曰願惠一物以爲記妻泣曰幽冥唯有淚可傳於人代君有衣服可授一事於地至雍脫汗衫置地上妻取挂庭樹枝以汗衫蔽面大哭良久揮手別去至雍取衫視之淚痕皆血也趙生名何蘇人皆傳其事

靈異記

崑山慧聚寺大殿佛像及西偏小殿毗沙門天王像并左右侍立十餘人皆凜凜有生氣塑工妙絕相傳爲唐楊惠之所作惠之塑工妙當時或又云張愛兒所作也龍圖閣學士徐林嘗歎息其妙而大殿三世佛已爲庸僧妄加塗飾

天王像采色亦已故暗恐不免乃題殿壁以志之云慧聚寺重塑天王予連日觀瞻徘徊不能去二綵女尤勝絕絕與顧愷之畫相類按此寺成於大中年爲此塑者得非楊惠之之流乎今大殿龍象再加彩繪古意已索然予懼無知者又將以脂澤汙圭壁使唐人遺跡掃地將歎恨莫及故書以告之初寺以此像及山半普賢像并涅槃圖爲山中三絕淳熙十一年寺焚殿閣皆燼惟普賢像一僧背負之而逃得免餘悉不存

吳郡志卷四十四

奇事

吳王闔閭伐石治宮室石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使者詢仲尼曰吳王間居有赤雀銜書置殿前不知其義故遠諮訪仲尼視之曰此乃靈寶長生之法禹所服之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赤雀銜之殆天授耶

抱朴子

吳孫堅世仕吳母懷妊母夢腸出繞吳闔門寤而懼以告隣母隣母曰安知非吉證也已而堅生又云堅母孕時夢腸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闔門三匝天授以芳茅一莖童女語云曰此善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此茅土王於翼軫之地鼎足於天下不出二百年語畢而覺及旦筮

之下人曰童女太白之精也

王子年拾遺

漢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闔昌門出天子昌門
吳西郭門其後孫權遂以黃龍元年建吳國

吳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
字於是大赦改元

宋吳子英者舒鄉人善入水捕得赤鯉魚愛其色好持歸不
煞養池中飼以米穀一年長丈餘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謝
之魚言我來迎汝上我背與汝俱昇天歲來歸見其妻子
魚復迎之故吳中門戶竝作神魚子英祠

列傳

將仕郎陳敏功妻家居吳門北隣嘗有人夢神人被髮持刀
部集數十鬼物每經民居卽呼其人出各分飲一杯令啜

之暨至一劉承議家則曰此家不食牛肉已二十年當與免其後吳門大疫鄰巷病亡者比戶不遺獨劉氏舉家無

恙

談選

姑蘇四瑞謂白龜甘露合歡芍藥雙竹也吏部員外郎陳省華守郡四瑞竝出省華之子堯咨與張君房各賦詩推官崔端爲詩序今見於下

觀察推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崔端撰蘇州四瑞聯句詩序云休祥

之出必俟乎時感應之證亦繫乎政政或未又物理寧通時旣會昌神靈斯格蘇臺四瑞其殆庶乎而況分連牛斗地控江湖壤賦繁劇里門雄盛郡守之選古難其人昔太宗有命俾我良牧吏部員外郎陳公鎮撫之公自下車決政之壅伸民之無告挫猾吏之鋒削刑禁之濫靡勞餘刃厥功告成嘉瑞薦臻休祥雜沓花芳連萼竹簞雙莖白龜見乎崑邱甘露零乎佛廟黼黻麟斯乃我后重離繼照有開必先之靈感也歷觀藩邸未有若斯之昭報焉以進士陳公紹堯與南陽茂才張公紹珪旃詩嚴者也丁酉孟夏之夕會宿于郡齋酒酣據席言及四瑞且曰非筆墨無以

紺郡政而頌聖德繇是賡唱迭詠終宴爲聯句律
詩自十二韻止二十韻四章凡五百八十言云

咸平元年夏四月崑山縣有漁婦李氏張罾河上得一白龜
如錢大其色玉瑩朱眸電尾宮畫粲然婦愛之因授兒爲
戲又恐爲所傷放於河頃之龜復在網如是者三婦雖怪
之然復棄去中夜岸有火熒熒往觀之白龜在焉因取以
歸近村王道榮留龜置神像前翌日失之道榮私念此或
靈物若虔禱當復見則必獻于官府禱之忽白鼠竇出精
瑩愈於前乃具狀獻于縣令李維維上之郡時陳省華守
蘇州之二歲也異而神之曰麟鳳龜龍王者之嘉瑞今見
于是豈天意俾予尸之以告新駿命耶卽具表以聞時張
君房客於蘇省華以白龜事訪之君房曰按孫氏瑞應圖

云龜千歲巢蓮葉之上是龜之質固可巢於蓮葉而其出也又將以應於千歲之運乎且其色白白西方也豈其應在西戎乎龜者歸也西方其有逆命不廷之虜畏威懷德歸我乎哉明年朔方叛帥李繼遷貢馬請命遂有銀夏綏宥四鎮之拜君房嘗爲之頌省華尋徙漳州明年秋賦試進士崑山進白龜詩

乘異記

崇寧間奉議郎許白治第於蘇解木中有天下太平四字筆勢邁逸許嘗以其事聞

談選

吳郡自隋唐設進士科以來未嘗有魁天下者比年父老相傳二識一曰穹窿石移狀元來歸一曰潮過夷亭出狀元淳熙初穹窿山中一夕聞風雨聲詰朝視山半有大石自

東徙西屹立如植所過草猶偃辛丑科吳縣人黃由子由
遂狀元及第夷亭在崑山縣西三十五里崑山雖近江海
自古無潮汐紹興中始有潮至縣郭至是潮忽大至遂過
夷亭李彥平侍御親見一道人復誦此讖謂非有邑人應
之乃以告知縣葉自強作問潮館於水濱甲辰科崑山人
衛涇清叔亦爲狀元黃衛相繼而舉天下傳以爲奇事

吳郡志卷四十四

吳郡志卷四十五

異聞

景平中吳郡太守顧琛爲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元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泊向處人云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爲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爲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

隋大業十二年五月癸巳大流星隕于吳郡爲石占曰有亡國有死王有大戰破軍殺將其後大軍破劉元進于吳郡斬之又感應錄載劉元進舉兵據吳郡江都郡丞王世充

發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磨拂竹木皆有光飛至吳郡而墮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卽此事

歷代紀異
感應錄

唐大歷初處士李籛秋夕於震澤捨艫野步望中見煙火意爲漁家漸近卽朱門粉雉嘉木修林畫舟倚白蓮中生異其境徘徊未敢前入俄有青衣出曰君非李處士乎願得少進籛隨步而入瑣牕洞戶中有女郎狹體瓊質衣如雲霓揖生曰延竚嘉德積有年矣今夕何夕邂逅相逢命青衣捧方丈酌酒珊瑚鍾以勸侍兒數輩執樂女郎倚曲歌玉波冷雙蓮之曲曰此傷吳宮二隊長之辭某非人也生於龍宮好楚詞君能受我一篇傳於世人乎乃以水晶簪

扣盤而誦芷秀葍華之詞俄聞鍾聲隔水女郎曰此非清
虛之士不得游持素綃送生出門閉扉悄然生徐步清潯
朝日已上廣陵胡人識其綃曰龍領小髯所緝也

樹萱錄

大歷中洛陽劉貫詞行丐於姑蘇逢秀才蔡霞者精彩俊爽
便以兄呼貫詞又攜羊酒來宴曰兄浮游江湖間行丐獲
幾何而止曰十萬霞曰霞居洛中以他故避地音問久絕
意有所託祈兄爲達於是遺錢十萬授書一緘且曰霞家
渭橋下瞑目叩橋柱當有應者當與家母相見書中亦令
小妹出拜使助贈百緡貫詞遂還至渭橋叩之忽有一人
應視之惟見朱門甲第貫詞稱來自吳郡郎君有書有頃
引入廳中見太夫人謝曰兒子失意遠遊久絕音耗勞君

數千里達書俄有青衣曰小娘子來年可十五六坐母下
具饌甚精方對食母忽眼赤直視貫詞口角涎下女急掩
母口曰兄憑來宜且禮待因曰兄書中處分合與百緡與
貫詞因命取鎮國椀授貫詞女曰此罽賓國椀其國以鎮
災癘唐人得之固無所用得錢十萬卽貨之與母再拜而
入貫詞持椀行出迴顧碧潭危橋手中器乃一黃銅椀價
直三百耳西市店忽有胡客視之大喜以百緡易之曰
此罽賓國鎮國椀也在其國大穰旣失此椀國大荒兵戈
大起吾聞爲龍子所竊幾四年其君方以國中半年之賦
召贖罽賓守龍上訐此霞所以避地陰冥吏嚴不得陳首
藉君爲郵送之耳殷勤見妹者非固親也慮其母老嚙或

相啗以其妹衛君耳

續元
怪錄

大歷十三年虎邱寺有鬼題詩隱于石壁之上云青松多悲
風蕭蕭聲且哀南山接北山幽壟空崔嵬白日空昭昭不
照長夜臺雖知生者樂魂魄安能回況復念所親痛哭心
肝摧慟哭復何言哀哉復哀哉又曰神僊不可學形化空
遊魂白日非我朝青松爲我門雖復隔幽壟猶知念子孫
何以遣悲怨萬物歸其根寄言世上人莫厭臨芳罇莊生
問枯骨王樂復虛言蘇州觀察使李道昌異其事遂具奏
聞敕令致祭道昌祭文曰嗚呼萬古邱陵化無再出君是
何人能閑詩筆何代而亡誰人子姪曾作何官是誰僊室
寂寞夜臺悲呼白日不向紙上石中隱出桃源三月綠草

垂楊黃鶯百轉猿聲斷腸不題姓字寧辨賢良嗚呼痛哉
歎惜先賢空傳經史終無再還青松嶺上差我碧山大唐
政集已記詩言痛復痛兮何處賓悲復悲兮萬古墳能作
詩兮動天地聲哀怨兮淚沾巾感我皇兮列清酌願當生
兮事明君祭後數日石上復隱出詩一絕云幽真雖異路
平昔忝攻文欲知潛寐處山北兩孤墳寺山之北有二墳

甚高大荆蓁叢蔚詢諸耆艾莫知何人所葬至今猶存

閭郡

雅談及山中碑刻楊備幽獨君詩金見書殘石壁雲一
名幽獨彼何人春深草沒松門路泉下詩猶感鬼神

正元中太湖松江之口有漁人爲小網數船與其徒十餘人
下網取魚無所獲惟得一鏡纔七八寸漁者恚不得魚棄
鏡於水移船下網又得此鏡漁者異之取鏡自照見其筋

骨臟腑歷歷可怖其人悶絕而仆衆大驚其取鏡鑒形照者卽仆皆嘔吐狼籍最後一人不敢照直取投之水中良久扶持仆者始醒明日復往下網所得魚多於常時數倍其人先有疾者自是皆愈詢故老云此鏡在江海數百年一出人亦常見

原化記

元和九年有李公佐者訪古東吳從太守元公錫於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廬入靈洞探僊書石穴間得古岳瀆經第八卷文字奇古編次蠹蝕公佐與焦君共詳讀之云禹理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搜命夔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囚鴻蒙氏章商氏兜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

神名無支祈善應對言語辨江淮淺深源流遠近形若猿
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
擊騰踔躑疾輕利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不能
制授之庚辰能制之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號叢遽以于
數頸鑱大索鼻穿金鈴徒淮陰之白龜山之足俾淮水安
流注海庚辰之後圖此形者免淮濤風水之難先是永泰
中李湯爲楚州刺史有漁人夜釣龜山下其釣爲物所掣
不復出漁人疾沉可五十丈見大鐵鎖盤繞山足以告于
郡湯命善游者數十人取鎖力不勝加以五十牛鎖乃振
動稍稍就岸濤驚浪翻觀者大駭鎖窮見一獸如青猿白
首長鬣雪牙金爪闐然上岸高五丈許蹲踞若獼猴但兩

目不能開兀若昏醉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穢不可近人
乃引頸伸頭忽開目光彩若電視人欲發狂怒衆奔走獸
徐徐引鑠并牛入水時楚多知名士皆相傳驚愕莫知其
何物今攷李公佐得岳瀆經於洞庭始知李湯所見與經

相符

戎幕
開談

乾符中震澤之東稻將熟羣鼠夜出齧而僵之信宿食殆盡

陸龜蒙作記稻鼠一篇

笠澤
叢書

陸龜蒙視穫于甫里夜有鳬鷺蔽天而下若風雨所當之禾

竭穗而去作禽暴篇

冬十月予視穫于甫里旱苗離離無以揅憂傷于懷夜不能寐往往聲

類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數四明訊其昨曰鳬鷺也其曹
蔽天而下蓋田所當之禾必竭穗而後去曰得無弋羅者
捕而耗之耶對曰江之南不能弋羅常藥而得之獮獮
斷塗枝叢植于陂一中千萬膠而不飛是藥也出於長沙

豫章之淮行賣貨錯歲受於射鳥兒盜興已來蒙衝塞江
其誰敢商是藥既絕羣鳥恣翔幸不充乎口腹反侵人之
稻糧子曰嘻失馭之民化爲盜關梁急征商不得行江湖
小禽亦肆其暴以害民之物乎俾生靈死乎盜死乎飢吾
不知安用
馭者爲

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州屬邑有莊去官道十里吳中
水鄉多荷芰一日見一女郎素衣紅臉若神仙中人與蘇
生相狎以莊爲幽會之所生以玉環贈之結繫慇懃數檻
前白蓮花開敷殊異俯而玩之花房中有物細視乃所贈
玉環也折之遂絕

出北夢
瑣言

文德中京官張氏子寓蘇臺時往來丈人陸評事院爲一美
人所悅久而心疑之又病瘠遇開元觀道士吳守元云有
不祥之氣授以一符果一明器婢子背書紅英二字在空

舍柱穴中焚之乃絕

出北夢
瑣言

吳郡志卷四十六

異聞

崑山臨江鄉有南翔寺初掘地得石徑丈餘常有二鶴飛集其上僧有齊法師者卽此地作精舍聚徒居之鶴飛來無定方隨飛來處其方必有人來施財作供無一日不驗久之鶴去不返僧爲之號泣石上忽有題一詩云白鶴南翔去不歸惟留空跡在名基可憐後代空王子不絕薰修享二時因名寺曰南翔寺之西有村曰白鶴

申徒有涯方外之士嘗攜一白葵瓶自陽羨遊吳中大風雪中脫衣賃舟沽酒斗餘飲畢大吐同載者惡之榜舟者逐之有涯挈壺登岸倚樹高吟曰仲尼非不賢爲世所不容

啞啞同舟子不識人中龍溪雪戴落梅寒聲激長松狂來
但清嘯一壺隱塵蹤吟訖跳身入瓶悄然無跡榜舟者大
駭舉瓶碎之無見也它日同濟者見有涯攜杖於虎邱劒
池側箕踞而坐知其異人不敢逼問

樹萱錄

慶歷中李元者管城人泛舟過吳江岸傍見小朱虵長尺餘
爲牧童所困元以百錢售得洗去傷血放茂草中明年復
經吳江縱步長橋有展刺來謁者稱進士朱浚少年風骨
清聳趨進可觀曰大人願見君子年老久不出敢爾坐邀
所居去橋數百步耳元拒不獲已乃相從過橋已有彩舫
繫岸浚扛元登舟去如飛俄至一山數十吏立俟水濱乘
元以肩輿歛至其處朱扉侍衛甚嚴殿閣凌空王侯之居

莫及也一人高冠道服立殿上侍立皆美人吏曰此吾王也浚引元升殿再拜王答拜曰小子閒遊江岸不幸爲頑童所辱幾死其手賴君子以仁存心救此微命不然化爲江濱土矣元方記救虵事王顧浚令百拜且持元坐受其禮曰此不足報厚德乃置酒高會元從容謂王曰願聞王所以居此王曰吾南海鱗長有薄功于世上帝命爲安流王且使居此江湖清深易作膏澤水甘泉潔足以養老又曰吾欲少報君有女童年未笄君若納之當得其助又以白金百斤遺元曰珠璣之類非敢吝白金易售也乃別去與女升舟諸吏送之少選至長橋別去女童自言小字雲姐年十三矣言笑惠敏元甚愛之後二年科詔下明日當

試女童曰我爲君入禮闈竊所試題出門不久復還探懷
出題元檢閱宿備明日入試果吻合既捷薦名遂登科調
丹徒簿女童之來至是六年矣忽辭去留之不可離席再
再不復見

朱地記

皇祐中蘇州民家一夜有人以白堊書其牆壁悉似在字一
夕之間數萬家無一遺者至臥內深隱之處無不到者莫
知其然後亦無他

熙寧六年六月龍見於郡東方黑龍二北方白龍二雲氣盛
作而不雨獨承天寺前雨二寸

元豐元年七月四日夜蘇州大風雨潮高二丈餘漂蕩尹山
至吳江塘岸洗滌橋梁沙土皆盡惟石僅存崑山張浦沙

保有六百戶悉漂盡惟餘五戶空屋人亦不存

元豐四年七月蘇州大水西風駕湖水浸沒民居比邊湖者皆蕩盡或舉家不知所在松江長橋亦推去其半橋南至平望皆如掃內外死者萬餘人翌日水退村人漸獲流尸蘇匠爲棺一日盡售無以繼之人云吳江以北民露地而哭平望以南刈禾而歌

宣和間盛章守郡譙樓火有得一木於煨燼之餘析而爲薪中有大吉字遂獻諸朝時郡學立石一株中夜有光發石上教官作瑞石放光頌亦以上聞又一日雷震大成殿柱火光滿庭東壁楣上遺一四帶青布巾大可貯五斗粟教官命以香案置庭中夜半失之

宣和間楊密字之損爲吳江丞治所枕太湖雲濤洶湧震動
窗戶廳西有湖山堂堂設石碁局及石壑二一日薄暮聞
下子聲小吏走觀見青巾二人對奕聞人來卽起凌波而
去視局上已五十許子密案爲圖以視善奕者歎其妙而
莫能殫其意父老相傳以爲奇事圖嘗板行今逸之堂亦
更爲廳事矣

丞郭某
所記

慧聚寺大殿二柱有天書如今之大篆非刊刻者一勸溪火
三字一蜿蜒蟠結若符篆不可曉在柱裏向人所不見字
大小近二尺許好事者或模印之

通鑑
本末

松陵陳益年少俊邁嘗冠鄉舉嘗夢一人衣道服促左右於
巾笥中取綠衣靴笏與益衣之益詢左右則曰楊文公也

益穿袍亟覺毛骨寒凜似不能勝道服者乃歎曰惜乎有此才而無此緣卽命褫去益後語其事於人不一年遂卒

談選

嘉祐中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泊岸船中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鞢角帶短皂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亦不可讀行則相綴如雁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屯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時贊善大夫韓正彥爲縣令召其人犒以酒食罷食以手捧首而颺意若懽感者正彥使人爲其治桅桅舊植船木上不可動工人爲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

人又喜而駭船中有諸穀惟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
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

治平中錢忠道過吳中愛其風物留戀不能去終日諷詠遊
賞遙見好女子小舟獨棹煙波間忠悅之作詩贈之有句
云滿目生涯千頃浪全家衣食一輪竿女得詩攜歸呈其
父蓋隱淪客也嘉忠詩遂以女妻忠汎舟同入煙波不知

所往

清隱集

吳郡志卷四十六

吳郡志卷四十七

異聞

吳王闔廬得魚腸磐郢湛盧三寶劍於越傳記紀劍事頗怪
吳越春秋云闔廬失道湛盧去而水行以如楚楚昭王臥
而寤得劍於牀召風胡子問焉風胡子曰此謂湛盧之劍
吳王得越所獻三寶劍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
腸已用殺吳王僚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則入楚也昔
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辟燭燭曰魚腸劍逆
理不順不可服故闔廬以殺王僚磐郢亦豪曹不法之物
無益於人故以送死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
出之有神伏之有威可以折衝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

則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也越絕書亦云越王勾踐令歐冶子造劍五枚大形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三曰鏌邪四曰魚腸五曰距闕吳王闔廬得其鏌邪魚腸湛盧闔閭無道女死殺生以送湛盧乃如楚史記正義亦引越絕所記二說劍號不同而俱記湛盧之如楚宜編之異聞

吳越春秋越絕書史

記正義

吳王夫差時有雙鷺飛出鼓中而去

古今樂錄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歲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交信問許爲之妻重學於齊魯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葬閭門外三年重歸問其父母父母曰王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玉於墓側形

見謂重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謂必從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王左顧延頸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旣高飛羅將奈何志願從君讒言孔多悲怨生疾沒命黃墟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歌畢歔歔流涕不能自勝要重還冢重曰死生異道不敢承命王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爲鬼而禍子乎款誠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畱三日三夜臨出取徑寸明珠遺重曰旣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旣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旣死而重

造訛言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趨收重重
脫走至玉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歸白玉玉粧梳忽見王
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玉跪而言曰韓重來求玉大王
不許令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齋牲
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
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正如煙然錄異傳又一說此
女名紫珪魂出冢傍見重流涕遂邀重入冢三日三夜重
請還紫珪以徑寸珠并玉壺贈之重齋二物詣夫差夫差
大怒紫珪夢見於父以明重之事夫差異之悲咽流涕因
捨重以予聳之禮待之搜神記

吳王夫差坐殿上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怪問羣臣吾

見四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伍子胥曰如王言將失衆矣吳王怒曰言不祥子胥曰非唯不祥王亦亡矣後五日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羣臣見乎曰無後見子胥曰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

臣殺君也王不應

吳越春秋

後漢時姑蘇忽有男子衣白冠神峰瓊偉從者六七八人遍擾居民家人欲掩害卽有風雨郡兵亦不能擒術士趙晃聞之泛舟遽來登岸步至姑蘇臺卽往謂郡守曰不欲見此妖乎乃淨水焚香長嘯一聲大風應至聞空中數十人應響晃怒擲手中符如風少頃見此妖似有人持至者晃曰何敢幻惑如此倏有旋風擁去晃謂守曰可視之使者出

門人已報云去此百步有大白蛇長三丈斷首路傍其六

七從者皆身首異處亦鼃鼃之屬

三吳記瘡神異苑

晉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聲視聲所自發
有小穿大如蟻穴瑤以杖刺之入數尺覺有物掘視得犬
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於常犬哺之而食長老或云
此名犀犬得之者富昌當養之以目未開還置穿中覆以
磨礪宿昔發視失所在矣瑤家亦無他太興中吳郡府舍
中又得二枚物如初其後太守張茂爲吳興兵所害尸子
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曰賈蓋此

類也

法苑珠林搜神記

西晉永嘉元年吳縣萬詳婢生子烏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毛

尾黃色大如椀

晉書五行志歷代神異感應錄

永嘉中吳郡趙文昭宅在清溪橋與吏部尚書文叔卿宅相近秋夜對月臨溪唱烏栖之詞音旨凄然忽有一女子從奴婢來姿態端麗云是文尚書家人比去解金纓留贈文昭答以琉璃盃後遊清溪廟忽見琉璃盃在神女前又顧其壁畫侍女竝是偕來者

續博物志

東晉太興中吳民華隆養一快犬號的尾常將自隨隆後至江邊伐荻爲大蛇圍繞周身大便咋蛇蛇死隆僵仆無知犬彷徨涕泣走還船復反草中徒伴怪隨往見隆悶絕將歸家犬爲不食比隆復蘇始食隆愈愛惜同於親戚

太興二年吳郡米廩無故自壞是歲大飢

晉書五行志

成帝時三吳女子簪白花望之如素棹傳言天公織女死爲

之著服俄太后杜氏崩

苑木錄

隆安初吳郡治下狗常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一狗有兩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

恩亂

歷代神異感應錄

謝邈之爲吳興郡帳下給使鄒覽乘樵船至平望亭夜風雨露船無所庇宿顧見塘下有燈火往投之得茅屋中有一男子年可五十方纖薄別牀有小兒年十歲許覽求寄宿欣然相許小兒啼泣歔歔此人喻止之不止啼遂至曉覽問何意曰是僕兒以其母當嫁悲戀故啼耳將曉覽去回視不見向屋唯有兩豕榛莽甚深行逢一女子乘船謂覽

曰此間非人所行君何故從中出覽具以昨夜所見事告之女子曰此是我兒實欲改適故來辭墓因哽噎至冢號

咷不復嫁

出錄異記

吳人費季客遊數年時道路多寇妻常憂之季與同輩旅廬山下各相問去家幾時季曰吾去家數年臨來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欲觀其志當與吾否耳得釵仍以著戶楣上臨發忘道此釵故當在戶上也爾夕妻夢季曰吾行遇盜死已二年若不信向吾取汝釵遂不以行留在戶楣上可往取之妻覺揣釵得之家遂發喪後一年餘季來歸還

搜神記

王敬伯年十八仕爲東宮扶侍赴假還都行至吳通波亭維

舟中流月夜理琴有一美人從二小女披帷而入施錦席
於東牀設銀鐙雜果命綰髮者酌酒相獻酬令小婢取箏
篴作宛轉歌婢甚羞低回殊久乃解裙中出黃帶長二尺
許以挂箏篴彈竝作歌女脫金釵扣琴和之歌曰月旣明
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事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歌宛轉
妍以哀願爲星與漢光景共徘徊又曰悲且傷參差淚成
行低紅掩翠方無色金徽玉軫爲誰鏘歌宛轉清復悲願
爲烟與霧氤氲共容姿天明分別女留錦四端臥具繡枕
腕囊并佩各一雙贈敬伯生以牙火籠玉琴爪答之來日
聞吳令劉惠時妾船中失錦及臥具等檢括諸同行至敬
伯船獲之敬伯具夜來事及與從者女儀粧并所贈荅物

令使檢之於帳後得牙火籠巾箱內奩中得玉琴爪令乃以壻禮敬伯厚加贈遺而別敬伯訪部伍人云女郎年十六字麗華去年遇病逝未亡之前有婢名春條年二十許一婢名桃枝年十五皆能彈箏篴又善宛轉歌相繼而死虎邱山寺立塔掘基得一舍利空中天樂衆皆聞之并吼三

日

法苑珠林

宋劉元字幼祖少好雲水與劉裕善而輕何無忌遂不相得乃去裕遊吳郡虎邱山心欲留焉夜臨風長嘯望月鼓琴於劍池上忽聞環珮音一女子衣紫羅之衣垂鈿帶拜謂元曰吳王愛女願來相訪元曰吳王愛女豈非韓重妻紫珪耶少頃紫珪至便與元同行恍惚間及一門約去虎邱

二三里雖見宮闕唯聞風聲女謂元曰聞君與劉裕相得
裕是王者然與何無忌不美此人恐爲君患若北還仕魏
朝官亦不減牧伯曉忽不見乃在一大陵松柏下元乃北
歸後仕魏累青州刺史

精神異苑

虎邱山寺有月支僧支曇籙特賦妙聲善唄弄嘗受天神授
其聲法覺因裁製新梵清響妙絕宋孝武敕請至郡從受

五戒

法苑珠林

楞迦山有唐侍郎輝祖墓凡十七世紹興間產紫芝數本未
幾侍郎之子登進士第至今衣冠不絕

吳郡志卷四十七

吳郡志卷四十八

攷證

勾吳太伯之奔荆蠻義而從者千餘家號曰勾吳史記注曰
勾吳太吳也史記正義引宋忠世本注云勾吳太伯始所
居地名也許慎注淮南子云勾吳吳人語不正言吳而加
以勾顏師古曰勾夷俗之發聲也亦猶越謂之於越也史
記正義又云去梅里東南六十里十九世壽夢居之始號
勾吳與史記太伯時已號勾吳不同疑正義誤太伯舊城
史記正義云太伯居梅里屬今常州無錫去此東南六十
里十九世孫壽夢居之二十一代孫光使子齊築闔閭城
都之今蘇州是也世本又云諸樊徙吳安卽今蘇州二說

不同大抵泰伯之後吳自梅里凡三徙而定居於今之郡城中間遷徙不出數十里之內也梅里屬吳縣史記正義唐張守節所撰是時或屬無錫爾

太伯古公長子韋昭云武王革商追封爲侯伯故曰太伯范甯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案此恐只是伯之舊名韋說似迂

仲雍太伯弟與其兄同奔吳世本云吳熟哉始居蕃離宋忠注云熟哉仲雍字也案雍是熟食故名仲雍字熟哉括地志云仲雍冢在常熟縣西北三里海禺山上蕃離今吳餘暨縣世本所載仲雍名字似鑿然不敢沒其說姑寓於此餘暨前漢地理志云蕭山潘水所出東入海應劭曰吳王

闔廬弟夫槩之所邑師古曰暨音既

泰伯三讓今吳縣有三讓鄉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
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史記正義引江熙云太伯少
弟季歷生文王昌有聖德太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傳國
於季歷以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反太王薨而季歷立
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
天下三讓也又釋云太王病而託採藥生不事以禮一讓
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
文身示不可用使歷主祭祀不祭以禮三讓也

虞仲史記武王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
史記正義引周本紀云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左

傳云太伯虞仲太王之昭按周章弟亦稱虞仲當是周章弟名仲初封於虞號曰虞仲然太伯弟仲雍又稱虞仲者當是周章弟封於虞仲雍是其始祖後代人以國配仲故又號始祖爲虞仲

吳王壽夢書傳名稱不同史記正義解夢莫公反當周簡王元年左傳云吳子乘卒杜預云壽夢也左傳及世本又云吳孰姑壽夢也世謂孰夢諸也春秋傳壽作孰音相近姑之言諸也毛詩傳云舊讀月諸爲姑是以姑爲諸則知孰姑壽夢一人耳又名乘

吳王闔閭十九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吳敗于檣李左傳謂闔廬傷將指卒於陘史記乃謂敗之姑蘇姑蘇自是夫

差敗處史記正義謂姑蘇構李相去二百里疑太史公誤
又吳王夫差二年悉兵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此語亦
誤當云報構李耳

吳王闔廬史記作此廬字它傳記又用此閭字不能堅知其
的今據所出處兩存之

三吳之說世未有定論十道四蕃志以吳郡及丹陽吳興爲
三吳又以義興吳興及吳爲三吳郡國志謂吳興義興吳
郡爲三吳又云丹陽亦曰三吳元和郡國圖誌亦曰吳興
與丹陽爲三吳酈元注水經云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
縣遠赴會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口西爲吳東爲會稽後
分爲三號三吳吳興吳郡會稽其一焉按晉書成帝咸和

三年蘇峻反吳興太守虞潭與庾冰王舒等起義兵於三吳時冰爲吳郡太守舒爲會稽太守則是吳郡吳興會稽爲三吳又孫恩攻陷會稽劉牢之遣將桓寶率師救三吳并陶回爲吳興太守時大饑穀貴三吳尤甚回開倉賑之不待詔及割府庫軍資以救乏絕一境獲全詔會稽吳郡依回賑恤據此則吳郡與吳興會稽三郡爲三吳甚明又虞譚傳蘇峻反譚爲吳興太守詔加譚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事又寧康二年太后詔曰三吳與壤水旱併臻宜時拯卹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全除一年租據此兩處則義興固在三吳之外而太后之詔會稽亦復在三吳之外豈一時稱謂未有一定之說抑史又自有詳

簡差互耶或云虞譚所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計六郡而稱五郡譚自爲吳興太守矣增督五郡蓋丹陽其一也又以太后詔攷之則會稽決不在三吳之數桓寶救三吳者以孫恩旣陷會稽遂逼吳中故云今當以十道四蕃志及郡國志別說爲正

吳會世多稱吳門爲吳會意謂吳爲東南一都會也自唐以來已然此殊未穩今客館有吳會亭尤誤天下都會之處多矣未有以其地名冠於會之一字而稱之者吳本秦會稽郡後漢分爲吳會稽二郡後世指二浙之地通稱吳會謂吳與會稽也諸葛亮曰荊州北據漢沔西通巴蜀南連吳會謂北則漢與沔西則巴與蜀南則吳與會皆指兩地

爲說南連吳會通言二湖江南形勢豈謂荊州獨連吳門
一郡乎莊子釋文淞江注云浙汪今在餘杭郡後漢以爲
吳會分界今在會稽錢塘其云分界則言兩地尤明褚伯
玉吳郡錢塘人隱居剡山齊太祖卽位手詔吳會二郡以
禮迎遣此證尤切六朝時亦有下吳會兩郡各造船若干
者如此類甚多或謂會稽二字可以單稱會乎按宋元嘉
時以楊州浙西屬司隸校尉而以浙東五郡立會州以隋
王誕爲刺史此單稱會之證也

三江按司馬相如上林賦敘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澹涇
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澹潢漾東注太湖八川自入
大河去太湖數千里外中隔大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

湖相涉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溯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曰彭蠡江分爲三入于震澤後爲北江而入于海此皆未嘗詳考地理江漢至五湖自隔大山其末乃遶出五湖之下流徑入于海何緣入于五湖淮汝自從徐州入海全無交涉禹貢云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以對文言之則彭蠡水之所豬三江水之所入未必謂入于震澤也震澤之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乃多大川今三江故道古今變遷已不可堅定然禹貢之說謂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爲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亦水之理也水經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

稽陽羨縣入于海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北江在毗陵北
界東入于海據此則水經亦謂中江北江皆在震澤傍近
但其跡不可攷耳與孔安國謂彭蠡江分爲三人震澤爲
北江以入海遠近絕不同史記正義解三江旣入震澤底
定云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
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
白蠅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
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又引顧夷吳
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
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是也言理三江入海非
入震澤也按太湖西南湖州諸溪從天目山下西北宣州

諸山有溪竝下太湖太湖東北流名至三江口入海其湘
無通彭蠡湖及太湖處竝阻山陸諸儒及地志等解三江
旣入皆非也周禮職方氏云楊州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按
五湖三江者韋昭注非也其源俱不通太湖引解三江旣
入失之遠矣郡國志引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韋昭曰
三江爲吳郡南松江錢塘江浦陽江水經亦載韋昭以松
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虞氏志林云江於彭蠡分爲三又
云江自太湖出于海屈曲七百里世遂以韋昭爲謬謂錢
塘浦陽元不與震澤相關也水經謂浦陽一名潘水在會
稽界而彭蠡乃宮亭湖去震澤更遠虞氏之說尤荒唐今
松江之傍有小村落名三江口酈善長云松江自湖東北

逕七十里至江水分流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云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皆謂此地史記春申君傳云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正義引戰國策三江之浦卽此是案三江口異名者三姑備錄之

五湖卽太湖也風俗通云湖都也周官楊州其浸五湖張勃吳錄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爲名虞翻又云太湖有五道口則謂之五湖史記正義越敗吳於夫椒引杜預曰太湖中山也又引賀循會稽記云勾踐逆吳戰於五湖中大敗而退今夫椒山在太湖中洞庭山西北案此吳越戰於五湖直在笠澤一湖戰耳史記正義及顧夷吳地記又云五湖者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

湖皆太湖東岸五灣爲五湖蓋古時應別今竝相連菱湖在莫里山東周迴三十餘里西口濶二里其口南則莫里山北則徐侯山西與莫湖連莫湖在莫里山西及北北與胥湖連胥湖在山西南與莫湖連各周迴五六十里西連太湖游湖在北二十里在長山東湖西口濶二里其口東南岸樹里山西北岸長山湖周迴五六十里貢湖在長山西其口濶四五里口東南長山山南卽山陽村西北連常州無錫縣老岸湖周迴一百九十里已上湖身向東北長七十餘里兩湖西亦連太湖又解五宗世家五湖之間云五湖謂具區洮滬彭蠡青草也又云游莫貢陵爲五湖竝太湖東岸今連太湖蓋後五湖當是也今案史記正義及

顧夷所記五湖今竝相連五宗世家解又以後五湖之說爲是則五湖爲太湖一湖甚明越絕書云太湖濶三萬六千頃則一湖所占廣矣史記正義又引吳地記云笠澤松江松江之別名又云笠澤卽太湖則江湖通爲笠澤矣楊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名洞庭史記三苗國左洞庭右彭蠡裴駙注云今太湖中包山有石穴其深洞無知其極者名洞庭此洞庭非與彭蠡爲對者但通呼洞庭耳彭蠡卽宮亭湖爾裴說殊爲不審又水經孫皓天璽元年臨平湖開又於湖邊得小石上刻皇帝字於是改天冊爲天璽元年孫盛以爲元皇中興之符證五湖之石瑞也以此見古人通名浙西澤藪謂之五湖又晉楊泉五湖賦

正爲太湖而作此一證也陸龜蒙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或又以太湖射貴湖洮湖

一名長塘湖在義興

湖與隔湖爲五湖尤繆

葑門續圖經謂作封門取封禺山以爲名封禺今屬吳興亦未有據按史記正義吳世家吳東門解云闔閭城無東門引吳俗傳越伐吳伍子胥見夢越軍令從東南入越王乃回向三江口岸築壇祭子胥乃開渠自羅城東開門入吳至今猶名示浦門曰鮑

音孚切

鮑

音浮又伍子胥傳吳東門解

亦云東門鮑門謂鮑門也今名葑門越軍開示浦子胥以

濤蕩羅城開此門有鮑鮑隨濤入故以名門顧野王云鮑

魚又名江豚欲風則湧據此葑門乃有別意葑鮑音相近

云

洞庭東西兩山在吳松江南太湖之中葦蘇州門皮陸唱和之所近時蘇子美詩云笠澤魚肥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卽吳松江也今岳州之南所謂洞庭湖者卽酈善長注水經云洞庭波乃湖水非江也蓋斥此湖爾比見岳州集古今題詠刻石龕于岳陽樓上如蘇州皮陸及子美之詩皆在焉乃知地志不可不考

胥山在太湖口上有伍子胥廟舟行自此入太湖故名胥口或曰吳王旣殺子胥盛以鴟夷投諸江史記謂吳人爲立祠於江上號曰胥山今自吳故城至胥山四十里之近殺而投之湖中容有此理後世乃以子胥爲濤神謂浙江之

壽子胥所作又以杭之吳山爲子胥祠或亦曰胥山然吳故城去浙江乃三百八十里不應投奔如許之遠以事理論之吳之胥山爲近吳錄又云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今胥山去浙江何止百里吳錄所指或指松江耶今具存其說云古今廟宇遷移固不定而張守節作史記正義解言祠江上名曰胥山謂太史公之說非是引吳地記云越軍于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有浦名上壇浦至會稽太守麋豹移廟於吳郭東門外道南顧夷作吳地記時其廟尚在案此卽始廟不在胥山太史公乃云因命曰胥山正義又引吳地記云胥

山太湖遶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有古子胥二王廟張守節按此廟不干子胥事太史公誤矣据此則史記所云尚又疑乾道中胥山廟久廢鄉人復修之姑據史記所說以祠子胥有周路分者善書題其廟額而盤門內亦有廟焉王充論衡亦論濤神之誣曰儒書言夫差殺子胥煮之於鑊盛以囊投之於江子胥恚恨臨水爲濤溺殺人夫言吳王殺伍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恚恨臨水爲濤者虛也衛殖子路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子胥亦自先入鼎鑊後乃入江在鑊之時其神豈怯而勇于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城隍廟其初春申君也唐碑具在按史記春申君於楚請封

於江東因城吳故墟以爲都邑越絕書吳伐楚封春申君
於吳吳地記春申君嘗造蛇門以禦越軍其說不同宜以
史記爲正

婁縣在崑山縣東北三里一村落也蓋崑山舊治或云在漢
爲嚠縣後避錢鏐諱改崑山案吳志張昭拜輔吳將軍封
婁侯則縣之爲婁舊矣漢書云改於王莽時

信義古縣名蕭梁時分婁縣置信義縣屬信義郡大同初廢
復分信義屬崑山今縣西二十里有村曰信義疑此古縣
地也土人或訛爲鎮義

韋蘇州唐史不爲立傳按其行事頗逸按白樂天吳郡詩石
記云貞元初韋應物爲蘇州刺史後三十七年樂天亦佩

蘇印實寶歷元年記中曰應物爲碩人則在當時已有重名應物詩清深妍麗有六朝風致其自敘乃謂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元宗崩始折節讀書然觀其人賦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而詩格高潔不似晚節把筆學爲文者豈其自敘之過與然天寶間不聞蘇州詩則其詩晚乃工耳宋景文作唐書文藝傳舉唐之能文者皆在至於蘇州集中亦足攷其履歷乃以爲史家軼其行事故不書惜哉劉禹錫集又有大和六年舉自代一狀然應物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皇巡幸年身騎廐馬引天仗直至華清列御前又有出身天寶今幾年之語則常逮事天寶間矣又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

持皇闈曉拂爐烟上玉墀以編年通載考之天寶元年至
大和六年計九十一年應物於天寶間已年十五不應能
至大和間也說者謂禹錫與白居易同時視應物輩行迥
不同禹錫所舉或別是一人也

韓駒蔡寬
夫等詩話

半夜鍾按唐張繼楓橋詩云姑蘇城下寒山寺半夜鍾聲到
客船在閭門外七里歐陽文忠公云句雖佳其奈三更非
撞鍾時歐公蓋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僧寺實半夜鳴鍾或
謂之定夜鍾不足以病繼也南史邱仲孚吳興人好學讀
書常以中宵鍾鳴爲恨阮景仲爲吳興守詩云半夜鍾聲
後白樂天亦云新秋松影下半夜聽鍾聲吳中半夜鍾其
來久矣又于鵠送宮人入道詩定知別後宮中伴遙聽緇

山半夜鍾溫庭筠詩亦云悠然旅榜頻回首無復松窗半

夜鍾何獨於繼而疑之

王直方石林二詩
話詩眼學林新篇

響大師崑山惠聚寺石像也寺創於梁天監中開山僧乃惠
響今有古石像在靈山院小洞中俗人扣之鏗然有聲遂
呼響大師以爲山中奇事甚可笑響後駐錫楊子江心蝦
蟆山於此入滅山上僧院有碑刻載崑山創寺本末頗詳
崑山古上方有孟郊張祜留題詩或云郊隨父任崑山尉因
有篇什按韓文公郊墓誌云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爲崑
山尉生郊及二季鄭郢而卒考此語是郊時方幼稚本傳
亦不言其幼稚能詩上方留題或者疑乃其父庭玢所作
不可知或又云郊後長大問其母身所生之地母云父任

崑山尉時郊遂遊吳至崑山乃留題事無考證不敢信挺
言載白樂天出守蘇州科場將開方干來求解頭而張祐
適至無何二人言語喧爭於席上由是二人俱不得解頭
而去祐之留題必是樂天守蘇時也

太和宮在盤門外續圖經云唐相畢瑋之別業按畢瑋未嘗
相相者畢誠也

外岡青岡五家岡蒲岡塗菰岡徘徊岡福山岡舊圖經云並
在吳縣界今次第攷之上之四岡屬崑山下三岡屬常熟
言其地則與吳縣大相遼絕

織里橋今訛爲吉利橋

帶城橋今訛爲戴城橋

交讓巷今訛爲甘漿巷

吳郡志卷四十八

吳郡志卷四十九

雜詠

吳中風物之美騷人墨客凡所賦詠皆以類見無所附麗者則萃于此其目有八

一曰紀詠

白居易吳中好風景詩二首吳中好風景八月如

織塵滅暑退衣服乾潮生船舫活雨衙漸多暇亭午初無熱

騎吏語使君正是遊時節吳中好風景風景無朝暮晚色

萬家煙秋聲八月樹舟移絃管動橋擁旌旗駐改號齊雲樓

重開武邱路況當豐熟歲好是歡遊處州民勸使君且莫拋

官去崔融次韻洛渚問吳潮吳門想洛橋夕煙楊柳岸春水

木蘭櫓城邑南樓近星辰北斗遙無因生羽翼輕舉託還魔

蘇子美過蘇州東出盤門刮眼明蕭蕭疎雨更陰晴綠楊曰

鷺俱自得近水遠山皆有情萬物盛衰天意在一身羈苦俗

人輕無窮好景無緣住旅棹區區暮亦行杜牧經聞城遺

蹤委衰草行客思悠悠昔日何人處終年水自流孤煙村戊

遠亂雨海門秋吟罷獨歸去煙雲盡慘愁劉禹錫憶春草館

娃宮外姑蘇臺鬱鬱芊芊撥不開無風自偃君知否西子皓

裾會
拂來

二日遊覽

蘇子美遊山上春遊南峯出自閭扉西崎嶇緣田

新鮮丹青晃朝曦 云昔支公居石迹有馬蹄踰嶺到天平
上觀石屋危蒼壁瀉白泉對之已忘疲西巖列窗戶玲瓏透
斜暉嶽然似釘鉅人力安可施朝食下木瀆市物俗所宜琴
臺昔嘗遊回首憶舊題南向又度嶺盤屈麋鹿蹊摺身趨寶
華未到聞法鰲松澗見廣路平如隱金鍾寺壓兩山脚三面
張屏幃夜闌宿虛堂清甚無夢思西南登堯峰俗云堯所基
洪川不能沒上有萬衆棲中道舍籃輿從者亦汗衣關陸巧
步趨健馬莫可追自傷幹軀大兩股酸不隨巖雨灑磴滑惟
頓枯筇枝四顧物象殊雖困強自持竹木互支撐小閣架險
梯凌晨過橫山蹊踏雲霞低身如插翅翼下見鴻鵠卑却視
衆壑林密若薺麥齊是皆榜檣材春登綠翠姿一方紺碧瓦
樓殿貼地飛右顧萬頃湖東與天相迷日炙白煙開風驅銀
山稜旁過折腰塔鐵輪盡顛隳近爲震霆拔火烈瓦甍麋未
知天之意摧此將何爲迤邐瞰薦福愛此路側池清無一點
塵蝦魚潛瑤瑤寶積仰修竹整如翠羽旌榜伽屋老朽是亦
傳者非北渡千丈橋柱裊欄傾欹攬衣俯而趨愁爲溪風吹
遇勝輒自畱仰嘯巾屢遺永言嘉謔浪把酒先嘖嘖予履閱
奇怪證覲惟嗟咨及還城中居城人殊未知自疑身被畱暫

三曰書事

極浦草色

宴奉諸侯

耕
徒
寺
僧

聽罵人春

波通關鵠

虎邱舊風

猶越鼓餘俗尚吳鉤故館會閑訪遺基亦徧搜吹

臺山木盡香徑佛宮秋帳殿菰蒲掩雲房霧露收
芎羅妖廢滅荆棘鬼包羞風月俄黃綬經過半白頭
元卿從後到敵冠蓋客非復別離愁太卿七年中
賓客散記半已歸重來乃柳領謝之邑更易候火分
通陌前旌駐外郵水風搖綵旆悲憂義感心空在容
衰日易偷還持滄海詔從此布皇猷韋應物軍中冬
燕滄海已云晏皇恩猶念勤式燕徧恒秩柔遠及斯
人茲那實大藩伐鼓軍樂陳是時冬服成戎上氣益
振虎竹謬朝寄英賢降上賓旋罄周旋禮嫺無海陸
珍庭中允劒關堂上歌吹新光景不知晚觥酌豈言
頻單醪昔所感大醪況同忻顧謂軍中士報答何由
申曹松春日自吳門之陽羨道中書事勝異忒遊應
未遍路岐猶去幾時還浪花湖闊虹蜺斷柳線村深
鳥雀閑千室綺羅浮畫檝兩州絲竹會茶山眼前便
是神仙事何必須言洞府間王元之盡怪吳蘇地瓊
花冷不銷時賢臨水國天氣似中朝密逐江雲墮輕
隨海吹飄影沈松塢亂片響葦蓬蓬焦粉拂龍頭舫
曾鋪鴈齒橋煮茶收歲計宜稻採民謠拔笋芽先出
欺梅蕊白周誰言未盈尺猶稱不封條郡守齊黃霸
明君邁帝堯縣官惜歌詠翻恐笑漁樵李嘉祐自蘇
臺至望亭驛人家盡空春物增思悵然有作因寄從
弟紆南浦菰蔣覆白蘋東吳黎庶逐黃巾野棠自發
空流水江燕初歸不見人遠樹一作依依如送客平

田渺渺獨傷春那堪回首長洲苑烽火年年報虜塵梅擘五
日公宴虎符新合晚芳天良會難并樂與賢心愧白公求治
切下車三月始開筵輶軿陰遍酒塵方塘灩澦欲生紋已煩仙
雨中飲酒二首小圃陰陰遍酒塵方塘灩澦欲生紋已煩仙
快來行雨莫遣歌聲便駐雲肯對綺羅辭白酒試將文字惱
紅裙今宵記取醒時節點滴空階獨自聞五紀歸來鬢未
霜十眉環列坐生光喚船渡口迎秋女駐馬橋邊問素娥曾
把四絃娛白傅敢將百草關吳王從今却笑風流守畫戟空
疑燕寢香皮日休吳中言情寄魯望吉來僧父愛吳鄉一上
胥臺不可忘愛酒有情如手足除詩無計作膏肓宴時不輟
浪書朱齊日難判玉鮪香爲說松江堪老處滿船煙月濕莎
裳陸龜蒙蒹煙蘆雪是農鄉釣線隨身好坐忘徒愛右軍爲
點畫閑披左氏得膏肓無因月殿聞移屣祇有風汀去採香
莫問江邊魚艇子玉皇看賜羽衣裳蘇子美九月五日夜出
盤門書呈黃尉紺綃幕見黃金鉤珠璣磊落澄空作不流紛
紛媚景動波上的的遠勢生橫作沙頭前山漸昏漁唱息唯
有疎葦吟窮秋子方彈撒對此景持欲乘與長城遊青娥蕩
槩忽遠至雖有雅約猶嘆羞綵舟鮮明四窗闌蘭酌辛滑佳
賓留歌飲清冽貫衆耳笑動姿采生香幘王盤鱸鱸光一色
鉅簇肴殄隨所搜河料參倒氣愈浩我起飲子子必酬共知
此會不易得遲得此難再求區區才知自勞役擾擾塵俗
多悲憂已醉史歌史起舞明日分散空離愁蘇子美邇邇劉

公尤於平望之西聯舟夜語走筆敘意昔別蘋初生離謳發
清商契闊幾何時遺囑猶在梁我亦遊宦者吳會非我鄉三
考一瞬息扁舟此徜徉邂逅通夕語弭棹水中央淡影月照
戶遙音鴈南翔聽意良未盡詎及羅酒漿子去尚千里道路
阻且長嶽崎嶇所歷無令馬元黃林歎寒食家家踏曉晴好
風吹我出重城幾灣野水迎人白數點家山刮眼明已有鴿
原聯乘樂何須鷁尾並橈行山前父老應相笑爲我頻來學
送迎林希初至吳門示諸弟兼呈伯原教授夢寐家山忽五
春君恩乞與守符新便推白傳爲前政更得梁鴻作部民入
境喜逢餘秉德舉杯無復歎鱸尊左司西掖誠非據尤是詩
情愧昔人夢翎麟麒麟賦麒麟西
四曰懷古許渾宮館餘基輟棹過忝苗無限獨悲歌荒臺麋
鹿爭新草空苑鳬鷺占淺莎江上雨來虛檻冷海
邊風起遠帆冬可憐國破忠臣死日月東流生白波陸龜蒙
豐韻吳宮詞二首唐倫吳都姝眷戀便殿宴遙巡新春人轉
面見戰箭紅隴通東風翠珥醉易墜平明兵盈城棄置遂
至地皮日休侵深尋嶽岑勢厲衛睥睨荒王將鄉亡細麗蔽
袂逝枌指替製曳康莊傷荒涼主虜部伍苦嬌亡房廊香
杜牧越兵驅綺羅越女唱吳歌宮盡花聲少臺荒麋跡多朱
英垂曉露菡萏落秋波無遣君王醉滿城嘔翠娥○香逕遶
吳宮千帆落照中鶴鳴山苦雨魚躍水多風城帶晚莎綠池
連秋蓼紅當年國門外誰信伍員忠劉商懷古送李秀才下

第歸江南姑蘇臺枕吳江水層級鱗差向天倚秋明雲白萬
林空低望吳田三百里當時雄盛何如此千仞無根立平地
臺前夾月吹玉鸞臺上迎京滅金翠銀河倒瀉君王醉艷酒
峩冠眇西子宮娃酣態無舞娉婷香騰四颯真珠墜伍員結舌
長歔歔忠諫無因能到耳城烏啼晝海霞銷深掩金屏日高
睡王道潛隨伍員死河斗中間皓王氣會稽勾踐掩長矛萬
里馬蹄蹄空壘瓦解冰消真可恥凝豔妖芳安足恃可憐荒
苑雨冥濛麋鹿呦呦遶遺圃君懷逸氣還東吳狂吟日日遊
姑蘇興來下筆創奇景瑤簪並麗蛟人珠大鵬矯翼翻雲勁
危峯霽後凌天孤海潮秋打羅刹石月魄夜當彭蠡湖有時
疑思萬慮無霓幢影舞遊仙都瑤瑤人堪敵手我逃名迹遁西
金芙蓉若聲口下聞來久清瞻何人堪敵手我逃名迹遁西
林不得滿陵傾別酒莫便五湖爲隱淪年年三十昇仙人
五曰題贈蘇舜欽答章傳廢官旅吳門迹與世俗掃構亭滄
內自充藜藿日亦飽不圖名揚有士同所好南閩章其氏
傳名字傳道清曩闕子門疎爽見姿表大篇隨自出爛漫風
力老安敢當所褒讀之欲驚倒開軒延共語指亦有深到平
生踏京塵識子恨不早扶疎珊瑚枝本不自雕巧當珍玉府
中何故委衰草秋風遶故鄉無或歎枯槁貴富烏足論令名
富自保王元之贈草菴禪師陽山山下草菴深鑄鍊寂寂
青燈對遠岑莫怪相看總無語坐禪爲政一般心梅製酬張

無夢一夢浮生無夢身先生真是古之真騷子
夢函裁得瑤章秘還寄吳門史隱人
夢函裁得瑤章秘還寄吳門史隱人

六曰寄贈

樂天重答劉和州詩
樂天重答劉和州詩

隨分笙歌聊自樂等閑篇詠被人知花邊妓引尋香徑月下
隨分笙歌聊自樂等閑篇詠被人知花邊妓引尋香徑月下

僧留宿劍池可惜當時好風景吳王應不解吟詩
僧留宿劍池可惜當時好風景吳王應不解吟詩

籍寄曰二十二使君詩三朝出入紫微臣頭白金章未老身
籍寄曰二十二使君詩三朝出入紫微臣頭白金章未老身

登第早年同坐主題書今日是州人閭門柳色煙中遠茂苑
登第早年同坐主題書今日是州人閭門柳色煙中遠茂苑

鶯聲雨後新此處吟詩向山寺知君忘却曲江春皮日休吳
鶯聲雨後新此處吟詩向山寺知君忘却曲江春皮日休吳

中書事寄漢南裴尚書萬家無事鑲蘭橈鄉味腥多厭紫蘿
中書事寄漢南裴尚書萬家無事鑲蘭橈鄉味腥多厭紫蘿

紅敲礪礪云水似暮文交度郭柳如行障儼遮橋青梅帶重
紅敲礪礪云水似暮文交度郭柳如行障儼遮橋青梅帶重

初迎雨白鳥羣高欲避潮唯望舊知情此意得爲僮鬼也逍
初迎雨白鳥羣高欲避潮唯望舊知情此意得爲僮鬼也逍

遙陸龜蒙風清地古帶前朝遺事汾紗老寂寥三節京波漁
遙陸龜蒙風清地古帶前朝遺事汾紗老寂寥三節京波漁

絕動曉風清地古帶前朝遺事汾紗老寂寥三節京波漁
絕動曉風清地古帶前朝遺事汾紗老寂寥三節京波漁

茂子寺分金釧月在江樓倚玉蕭不用懷歸忘此景吳王看
茂子寺分金釧月在江樓倚玉蕭不用懷歸忘此景吳王看

即奉弓招王禹偁隱舊遊寄致仕了倩寺丞橋映家家柳涇
即奉弓招王禹偁隱舊遊寄致仕了倩寺丞橋映家家柳涇

通處處蓮海山微出地湖水遠同天草沒潮泥上沙明蟬火
通處處蓮海山微出地湖水遠同天草沒潮泥上沙明蟬火

然應隨白太守十隻洞庭船蘇子美贈荆暉求詩全吳氣象
然應隨白太守十隻洞庭船蘇子美贈荆暉求詩全吳氣象

豪詩思合翹翹風雅久零落江山應寂寥會將翹古淡先可
豪詩思合翹翹風雅久零落江山應寂寥會將翹古淡先可

鎮浮囂好是長吟處霜天看怒潮王禹偁除夜寄羅讎事同
鎮浮囂好是長吟處霜天看怒潮王禹偁除夜寄羅讎事同

年茂暮洞庭山知君思浩然年侵曉色盡人枕夜濤眠移棹
年茂暮洞庭山知君思浩然年侵曉色盡人枕夜濤眠移棹

燈搖浪開。雪滿天無。因一乘興同醉太湖船。胡宿寄蘇州。
知府蔣密學。清德臨藩第二回。東南時望滯鹽梅。武林間歲。
移星座。溫樹多年直斗魁。楚客江山供逸思。吳王風月屬高。
才空傳宴寢。疑香句。松吳中。錦。博文酒無因得仰。
陪又寄子美學士。臯橋羈旅有梁鴻。洛下嚶嚶信未通。金谷。
經爲年少客。滄浪翻作主人翁。山川勝氣生吟次。風月高情。
寄飲中。身外不須論得喪。儻來軒冕古今同。蔣之奇賀兄之。
翰寵換蘇印二首。久次含香厭粉闈。懇求茂苑得州麾。却尋。
舊日池臺勝。蟻。灼。日。之。猶憶當年几杖隨。入里下。
車修敬日。過家上冢致哀時。應憐二弟猶羈絆。萬里邊沙遠。
帥熙以。薊。輒。陳。允。庵。早同侍宦向長洲。今擁旌麾。平。
舊遊自古風流。詩酒地。章蘇州。後蔣蘇州。蔣之翰。恥向承平。
便拂衣。鄉邦還得擁旌麾。昔年曾預兒孫列。投老猶疑筆硯。
隨。必。歎。對。飢。和。擬。書。與。忠。義。一。門。均。許。國。箕。裘。萬。石。
亦遭時。歎。來。疎。拙。懶。身。謀。朝。廷。虛。日。方。圖。任。功。業。富。看。帝。載。熙。
地何妨吟嘯。老東州。劉禹錫報白君報白君。別來已度江南。
春江南春色何處好。燕子雙飛。故官道。春城三百七十橋。夾。
岸朱樓隔柳條。了頭小兒盪畫。漿長。袂。女。郎。簪。翠。翹。郡。齋。北。
軒卷羅幕。碧池透迤。遶華閣。池邊綠竹。桃李花。花。下。舞。筵。鋪。
彩霞吳娃足。情言語。點。越。客。有。酒。巾。冠。斜。坐。中。皆。言。白。太。守。
不負風光向杯酒。酒酣發。飛。逸。韻。至。今。傳。在。人。人。口。報。白。

君相思空望嵩邱雲其奈錢塘蘇小小憶君淚點石橋裙
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二八城門開道路五

戲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二八城門開道路五
千兵馬引旌旗水通山寺笙歌去騎過虹橋劍

戟隨若共吳王關百草不知應誰作是欠西施

七日雷別白居易別蘇州浩浩姑蘇民鬱鬱長洲城來慙荷
臨水拜十里隨舟行餞筵猶未收征棹不可停稍隔烟樹色

尚聞絲竹聲悵望虎邱路沈吟許水亭還鄉信有興去郡能
無情崔璞蒙恩除替兩載求人瘼三春受代歸務繁多簿籍

才短乏恩威共里乖天獎分憂值歲饑遠蒙交郡綬到
縣者抹安敢整朝衣作牧慙爲政思鄉念式微儻容還故里

高臥掩柴扉賈島赴南巴畱別蘇臺知已人過梅嶺上歲歲
北風寒落日孤舟去青山萬里看猿聲湘水靜草色洞庭寬

已料生涯事只應持釣竿賀力牧別蘇州人徘徊聞闔
悵望極姑蘇慨矣嗟荒運悲哉惜霸圖子常終覆郢宰嚭遂

亡吳宮毀無巢燕城空有樂鳥茲邦號端委多士自相趨照
庶同燕石光車等魏珠言離已惆悵急別更踟躕若訪任公

子求魚東海隅林希將之宣城吳門效白樂天體被詔守東
吳夜渡楊子津拭目迎家山洗我京洛塵此邦多賢豪況復

平生親初欲循故事公宴月三旬庶以叙契闊豈徒樂吾身
臨州未閱月吏牘方紛紜避嫌俄得請主地翻爲真樽酒未

重持行樂知何因物理可勝歎俯仰迹已陳
挹敬亭春五月而報政速哉彼齊人今我若置郵何德於吳
民舉手謝吳民自笑行役頻使君不能詩煩如迎送勤來慙
白太守去愧謝宣城疊嶂樓有懷吳門朱伯原虎邱換得敬
亭山句水松陵數舍間天下難如兩州好君恩乞與一身閒
漸無牒訴煩敵朴喜有林泉數往還

八日贈別

猶想朋雲隱君子思婦時見鬢毛斑
獨孤及送長洲劉少府貶南巴使牒畱洪州序曩

吏不欺夫跡傲則合不苛政峻則物忤故績未書也而謗及
之臧倉之徒得聘其媒孽子於是竟謫爲南巴尉而吾子直
爲子已仕慍不見色於其胃臆未嘗帶芥會同譴有叫闔者
天子命憲府雜鞫且廷辨其濫故有後命俾除館豫章俟條
奏也是月也艤船吳門將泝江而西夫行止者時得喪者機
飛不搏不高矢不激不遠何知去南巴之不爲大來之機括
乎由圖南而致九萬吾唯子之望但春水方生孤舟鳥逝青
山芳草奈遠別何寸乎道者盍借賦詩以貺吾子歐陽詹送
許少府之任序始入仕一有縣尉或中或上或緊銓衡評才
若地而命之至於緊無得幸而處而緊中之美者尤難其人
今年孝廉郎高陽許君授常熟尉者實緊中之美君十三舉
明經十六登第後三舉進士皆屈於命去冬以前明經從常
調蔭資貴中之乙判居等外之甲旣才且地擢以是官夏四

辭親征車麟麟所往在目異時九仞由茲一簣在邦由家不
出於忠信許君常以爲己任夫何恤哉士之生懷四方之志
軫念於離別非所以爲士也行乎權德輿送從兄立赴崑山
主簿序士君子筮仕之門有以德德床廕而奉清廟齋祠者
及夫試吏就祿與秀才孝廉郎等蓋以舊服流慶後昆宜之
其於獎人爲善之義深矣從兄承焉奕簪纓之後荷葳蕤文
誼之訓敏於學行而薄於宦名乃今調於天官署崑山主簿
以姑胥之通邑士衡之佳句僑舊耕植多依是間上有良二
千石爲東諸侯表率其飭躬敬事夙夜勤敏推輪積水或在
茲乎從弟中書舍人德輿序其所由俾羣從借賦劉禹錫三
載爲吳郡臨岐祖帳開雖非謝桀黠且爲一徘徊流水聞
門外秋風吹柳條從來送客處今日自魂銷白樂天代諸妓
贈送周判官妓筵今夜別姑蘇客棹明朝向鏡湖莫汎扁舟
尋范蠡且隨五馬覓羅敷蘭亭月破能回否娃館秋京却到
無好與使君爲老伴歸來依染白髭鬚皮日休和崔諫議
歸以六韻賜示因竹酬獻欲下持衡詔先容解印歸露濃春
後澤霜薄霽來成舊化甚治疾餘思可療飢隔花攀去棹穿
柳挽行衣佐理能無取酬知力甚微空將千感淚異日拜黃
扉陸龜蒙謹和諫議罷郡叙懷六韻已報東吳政初捐左契
歸天應酬苦節人不犯寒威江上思重借朝端望載飢紫泥
封夜詔金殿賜春衣對酒情何遠裁詩思極微待升谿造日

江海問漁扉李白送客歸吳江村秋雨歇酒盡一帆飛路歷
波濤去家唯坐臥歸島花開灼灼汀柳細依依別後無餘事
還應掃釣磯張衆甫送李司直使吳使臣方擁傳王事遠辭
家震澤逢殘雨新豐過落花水萍千葉散風柳萬條斜何處
有離恨春江無限沙杜牧送沈處士赴蘇州李中丞招以詩
贈行山城樹葉紅下有碧溪水溪橋向吳路酒旗誇酒美下
馬此送君高歌爲君醉念君苞材能百工在城壘空山三十
年鹿裘挂牕睡自言隴西公飄然我知己舉酒屬吳門今朝
爲君起懸弓三百斤囊書數萬紙戰賊卽戰賊爲吏卽爲吏
盡我所有無惟公之指使予曰隴西公滔滔大君子當思綸
羣材一指爲國家治譬如匠見木礙眼皆不棄大者麤十圍小
者細一指楸枰與棟梁施之皆有位忽然豎明堂一揮立能
致予亦何爲者亦受公恩紀處士常有言殘虜爲大豕常恨
兩手空不得一馬箠今依隴西公如虎傳兩翅公非刺史材
當坐巖窟地處士魁奇姿必展平生志東吳饒風光翠巖多
名寺疎煙疊疊秋獨酌平生思因書問故人能忘批紙尾公
或憶姓名爲說都樵悴杜牧懷吳中馬秀才長洲苑外草蕭
蕭却算遊程歲月遙惟有別時今不忘暮烟秋雨過楓橋許
渾送張尊師歸洞庭能琴道士洞庭歸風滿歸帆路不迷對
岸水花霜後淺傍簷山果雨來低杉松近晚移花曉巖谷初
寒蓋藥畦他日相思兩行字誰人知處武陵溪又送元晝上
人歸蘇州三年無事客吳鄉南宅春深碧草長共醉八門迴

畫舸獨還三徑掩書堂前山雨過池塘滿小院秋歸枕簟涼
 經歲別離心盡苦何堪紅葉下清漳李願送顧朝陽還吳寂
 寞俱不偶裏糧空入秦宦途已可識歸臥包山春舊國指飛
 鳥滄波愁旅人開樽洛水上怨別柳花新顧非熊送僧歸洞
 庭江山萬萬里歸去指何峯未入連雲寺先齋越浪鍾風香
 迴棧橋秋色出菴松若救吳人病須降震澤龍殷堯滿送客
 還吳吳國水中央波濤白渺茫衣逢梅雨漬船入稻花香海
 底通鹽竈山村帶蜜房欲如蘇小小君始到錢塘李頻送劉
 山人歸洞庭去意無人命唯應道是從牛湖乘早月中路入
 疎鍾秋盡戶蛩急夜深山雨重當時將隱者分得幾株松卽
 席送許製之曹南省兄梅爛荷圓六月天歸帆高背虎邱煙
 到時白見成行鴈別處休聽滿樹蟬賣劍爲賒吳市酒攜家
 猶借洞庭船待看春榜來江外名占蓬萊第幾仙蘇州寒食
 日送人歸觀江城寒食下花木慘離魂殘宿投山寺孤帆過
 海門蓬聲潑火雨柳色禁煙村定看高堂後斑衣減淚痕送
 羅著作兩浙按獄歸州常驛使印星車適舊遊陶潛今日在
 瀛洲科條盡曉三千罪囹圄應空十二州蒨綬有香籠驛馬
 皇華無暇狎沙鷗歸來重過姑蘇郡莫妄題名向虎邱蘇子
 美送人還吳江雲春重雨垂垂索寞情懷送客歸不慣東流
 促迴棹羨他雙燕逆風飛胡宿送楊中允宰常熟丹舸傍江
 潯嘔啞遠艣音新科持片玉能政引孤琴美進宮坊秩榮歸
 里開心名參天下傳歌著邑中黔地志連香徑家園帶武林

吳山幾屏秀楚水一篇深晚鼓停餘墨秋帆臥半陰平時按
方驥後夜望參陶菊何妨醉江毫且剩吟悠悠河上別干
里鬱朋簪胡宿送顯忠上人歸吳郡秋風隨處起振錫不雷
行却背嵩雲去迎看淮月生禪通少林默詩得亭山清幾夕
巖窗下忘眠聽瀑聲梅堯臣送唐紫微知蘇臺洞庭五月水
生寒盧橘楊梅已滿盤泰伯廟前看走馬闔閭城下見鸛鷺
吳娃結束迎新守府吏趨階拜上官曾過楊州能慣否劉郎
蓋底勸須寬梅堯臣送裴如晦宰吳江吳江田有梗梗香春
作雪吳江下有鱸鱸肥膾堪切炊粳調橙鮓飽食不爲餐月
從洞庭來光映寒湖凸長橋坐虹背衣濕霜未結四顧無纖
雲魚躍明鏡裂誰能與子同去若秋鷹型黃鑑送李殿省赴
任常熟神驄易吳山紫翠倚晴空潘令風流向此中雨飽公
田方稼稔春生香逕雜葩紅採鱸餉尾凌波陂賴鯉腍頭薦
粗豐王季情深重發索南雲冠龍極飛鴻郭祥正姑蘇行送
胡唐臣入幕登姑蘇望五湖范蠡扁舟竟何在吳王宮殿淮
荒蟬使君誰何好平恕寬則脂韋氏則虎只今臥治聞黃公
更得高才歸幙府願令里巷歌召南風化流行成樂土昔年
引對大明殿國論軒軒動人主往往使節臨朔方威霽秋霜
愛春雨玉上青蠅誰強指鼻端有聖寧傷斧升沈偶爾非吾
嗟不用東方且爲鼠豈聞絕代無佳人何必西施妙歌舞盛
傾城萬增肥壘承詔還從大梁去又送朱伯原秘校冷冷皖
溪水悠悠天柱雲雲行水光動水光雲影分幽人坐臥吟孤

絕迥出羣資彼雲水香釋此塵垢紛胡爲倏言別扁舟連夜
發往登姑蘇臺而望太湖月却尋史遷迹但見蒼煙滅覽古
竟論今治吳校工拙有才不得施著書貽後世何必腰黃金
自享千載貴鱸魚秋正熟雲泉味尤美若逢吳市門更訪長
生理胡宿送太守晏大夫畫角城頭向晚悲鄧侯歸旆已臨
岐西郊祖帳傾簪綬南國離聲動管絃千里去思歌邵父三
年遺愛泣吳兒甘棠寂寞江邊路正是清陰蔽苦時程俱送
葉善卷茂仕歸吳衛尉新除蓋次公便拋簪綬向江東秋鱸
正與蓴絲美夜鶴休驚蕙帳空滿腹詩書元未試會心林壑
與誰同自憐華髮無歸處慚愧冥冥物外鴻許渾吳門送客
吳歌咽深思楚客怨歸程寺曉樓臺迴聲離鍾江秋官吹清
早潮低水檻殘月下山城惆悵同舟日湘南春草生劉放送
裴二知蘇州著書元向白送客鬼椰榆積水望江海秋風吹
軸蘆貴人千騎長紫綬左魚符遺愛明南國驩聲接舊吳曉
霜索橋袖過雨熟菰蒲安得如吾子從君飛隻鳬蔡肇送錢
齊明倅蘇州一尉東南屈指中雍容車騎舊兒童郎君扇枕
家山晚侍史焚香省戶空十里浮梁晴臥竦一江春水淨磨
詞三年官滿東吳去爲具扁舟破浪風○洞庭飛雨打湘絳
燕寢凝香息窈然四者難并知我老七言俱賦爲君妍雜花
遶徑迎籃輦春鳥喧洲起畫船聞
道山公方啟事重看一鷁在秋天

吳郡志卷四十九

吳郡志卷五十

雜志

吳王僚時吳邊邑處女與楚之邊邑卑梁之女蠶爭界上之桑二家相攻吳不勝更相伐滅吳之邊邑吳王僚怒使公子光伐楚取居巢鍾離

公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具酒請王僚僚白其母曰公子光爲我具酒期無變乎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防王僚乃被棠鐵之甲三重使兵衛陣於道自宮門至於光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輒酒酣光佯爲足疾入窟室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旣至王僚前專諸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輒倚專

諸胸斷臆開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旣死左右共殺專諸衆士擾動光伏甲士攻僚衆盡滅之遂自立是爲吳王闔閭以位遜季扎季扎曰苟先君無廢祀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誰怨乎哀死事生以俟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是前入之道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公子蓋餘燭庸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光殺王僚自立乃以兵降

楚楚封之於舒

吳越春秋

越王勾踐旣以西施鄭旦獻夫差又飾美女八人納太宰嚭曰子苟能放越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案此夫差君臣皆爲美色所蠱以致破國亡身焉

吳王夫差旣爲越王勾踐所逼將死曰以三寸帛瞑吾兩目

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孫聖越王則解綬以幘其目史記正義曰今之面衣是其遺象顧野王曰大中覆也晉安北將軍范汪爲桓溫所免朝廷憚溫不敢執談者爲歎恨汪屏居吳郡從客講肄不言枉直

咸安二年桓溫矯太后詔令廢帝爲海西公徙居吳縣西七里勅吳國內史刁彝防衛帝深慮橫禍乃杜塞聰明終日酣暢太元十一年殂于吳與庾后合葬吳陵

隆安三年孫恩作亂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所在多破亡吳國內史桓謙出奔無錫內史袁山松築扈瀆壘緣海備恩明年恩復入陝口轉寇扈瀆害山松浮海而北劉裕等并軍躡之復沿海還南裕復大破恩於扈瀆恩遂遠遁赴

海自沈

咸和三年蘇峻反虞潭自吳興太守加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遣將距管商於吳縣爲商所敗峻平轉鎮軍將軍吳國內史

蘇峻之亂郡人顧衆爲揚威將軍義興太守還吳潛圖一舉時吳國內史庾冰奔會稽峻以蔡謨代之將軍張慙爲峻收兵於吳衆遣人諭慙從之衆遣告謨曰衆已潛合家兵待時而奮謨乃檄衆爲本國督護衆從弟護軍參軍颺爲前鋒督護吳中人士同時響應峻遣將宏徽鼓行而前衆與颺慙要擊戰于高茆大破之謨以庾冰還任便去郡衆遣颺率諸軍屯無錫恐賊從海虞道人衆自往備之賊

帥張健馬流攻無錫鵬等大敗冰亦失守健等遂據吳城
衆自海虞由婁縣東倉與賊戰破之義軍又集進屯烏苞
會稽內史王舒吳興內史虞潭并檄衆爲五郡大督護潭
前鋒戰沒衆還守紫壁賊黨方銳義軍沮退人咸勸衆率
衆過浙江衆曰不然今守固紫壁可得全錢唐以南五縣
若越他境便爲寓軍控引無所非長計也臨平人范明謂
衆曰此地險要可以制寇衆乃以明爲參軍合諸軍復進
討健健退于曲阿畱錢宏爲吳令衆軍至路邱卽斬宏首
衆進住吳城遣督護朱祈等九軍攻賊大破之峻平論功
衆以承檄奮義推功蔡謨謨以衆倡謀非己之力俱表相
遜論者美之封鄱陽縣伯

蘇峻之役王導潛與張闓謀密宣太后詔於三吳速起義軍
闓遣吳郡度支運四部穀以給軍又與吳郡內史蔡謨等
招集義兵討峻

蘇峻反遣其徒管商等攻吳郡焚吳縣海鹽嘉興敗諸義軍
峻敗後其將劉徵又率衆數千浮海入婁縣詔以郗鑒都
督諸軍事討平之

桓元太元末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
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棄官歸國

王廙以母喪居吳王恭舉兵假廙建武將軍吳國內史令起
軍爲聲援廙卽墨經合衆誅殺異己乃遣前吳國內史虞
嘯父入吳興義興聚兵衆潰奔走不知所往

慕容皝僭位於燕以吳人爲吳縣隸燕國

苻堅將寇晉引羣臣會議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今歲鎮星守牛斗福德在吳懸象無差未可犯也

宋江夏文獻王義恭善騎馬好遊行或二三百里孝武帝聽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邱山又登無錫烏山以望太湖

王僧達爲吳郡太守以屢遷失意吳郭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滿欲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中沙門竺法瑤財數百萬又立宅於吳多役工力坐免官

唐光啟初劇賊剽崑山招討使周寶遣將張郁戍海上郁叛刺史王蘊謂將兵還休不設備郁遂大掠蘊嬰城守寶遣兵討郁郁保常熟遂走海陵

楊茂實爲蘇州刺史南面招討使周寶之壻也重斂人不聊
生田令孜以趙載代之茂實不受命寶表畱不聽乃殘郭
署汙垣墉而去

淮將楊行密寇姑蘇別將秦裴屯崑山吳越將顧全武擊裴
圍之於崑山甚急裴援絕不降頗殺傷士卒全武爲長檄
諭之裴乃納款

光啟中六合鎮將徐約攻陷蘇州逐刺史楊茂實擾其地劫
吳越貢賦錢鏐遣其弟鉅率兵破約約竄入海中劫剽中
箭死鏐以海昌鎮破沈璿權知州事

龍紀中錢鏐旣破走徐約詔給事中杜孺休爲刺史大順元
年李裕陷蘇州制置指揮使沈璿害孺休及其兄延休而

奔錢鏐鏐將誅之遂奔孫儒儒復以璨爲蘇州制置使孺
休延休異母弟同日生至是同曰死人咸異之

景福元年錢鏐旣平孫儒命從弟鉢爲蘇州招緝使乾寧五
年平臺濛又命曹圭爲蘇州制置使皆鏐私官也

後梁開平中楊行密圍姑蘇錢鏐命其弟鋹鏐帥江海遊奕
都虞候何逢內外夾攻生擒淮將何朗間邱真等三千餘
人獲兵甲生口三十萬戰船二百餘艘鏐遂親巡姑蘇淮
人圍姑蘇城中軍將孫琰號孫百萬專製守禦之具淮人
以洞屋攻城琰設高竿竿上着大輪盤載大鐵渴烏引牛
繩運出城外而反其洞屋鼓噪而揭去之賊兵盡露因加
矢石淮人退舍尋復縱巨石擊城聲如雷城中大懼琰乃

盡取公私繩結網用巨木張之蔽于城屋石之墜者悉着

網中賊計遂沮

備史遺事

梁侯景遣中軍侯子鑒入吳郡以庾公蘇單于爲吳郡太守
吳興太守張嵗舉兵討景嵗稷之子也景號令所行唯吳
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吳盜陸緝等起兵襲吳郡殺蘇單
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爲主

侯景敗至晉陵得田遷餘兵因驅掠居民東趨吳郡侯瑱追
及景於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衆數千人瑱進擊敗之景
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遂入海

陳吳州刺史蕭巖能得物情三吳父老曰吾君之子也陳亡
吳人推巖爲主與蕭巖同據東吳之地隋使宇文述討之

璫立柵於晉陵城東畱兵拒述遣其將王褒守吳州自義興入太湖欲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璫大破之又遣兵別道襲吳州王褒衣道士服棄城走璫以餘衆保包山隋將燕榮擊破之璫匿民家爲人所執送長安斬之吳會

悉平

本傳

隋大業九年劉元進舉兵應楊元感將渡江而元感敗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共迎元進據吳郡衆至十萬燮還俗道人長不滿七尺涉獵經史微知兵略時爲崑山博士知天下將亂謀於學而起兵赴者如歸自東陽至京口千餘里並受燮節度崇隱居常熟美姿容少不藉長七尺三寸推崇爲主煬帝將吐萬緒進軍逼之相持百餘日爲緒

所敗保於黃山緒復破之變戰死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擊之世充既渡江元進與崇俱爲世充所殺劫魁帥先降世充於通聖寺佛像前燒香爲誓誓不誅殺吳人聞世充有信誓一句之間歸首略盡世充貪而無信利在子女資財並坑斬首八千餘人於黃山之下時以爲負誓殺降不祥武德之際果遂殲夷

唐武德三年李子通度江攻沈法興法興棄毗陵犇吳杜伏威遣輔公祐攻子通子通大敗東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法興於吳郡大破之法興帥左右數百人棄城走吳郡賊帥聞人遂安遣其將葉孝辯迎之法興中塗而悔欲殺孝辯更向會稽孝辯覺之法興窘迫赴江溺死子通

軍勢復振帥其羣臣徙都餘杭盡收法興之地北自大湖
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伏威將王雄誕擊子
通子通降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雄誕擊之以
崑山險隘難以力勝乃單騎造其城下陳國威靈示以禍
福遂安感悅帥諸將出降於是伏威盡有淮南江東之地
上元元年劉展反江淮都統李峘白潤州犇宣城副使李莊
用曰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固不發一矢而棄
之非勇也收散卒得七百人東至蘇州募壯士得三千人
立柵以拒展與展將張景超戰於郁墅兵敗景超遂據蘇
州展以其將楊持璧爲蘇州刺史明年展敗餘黨悉平展
驍將王恒引兵東走至常熟而降

永貞二年李錡跋扈於浙西朝廷以杜兼爲蘇州刺史兼辭
行上書稱錡且反必奏族臣上然之畱爲吏部郎中元和
二年錡果反以其腹心姚志安處蘇州蘇州刺史李素爲
志安所虜錡敗乃免

白居易自杭徙蘇首尾五年自云兩地江山遊得遍五年風
月詠將殘可謂極宦遊之適矣其在蘇夜遊西虎邱詩云
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蓋一
月一遊虎邱矣此詩中又識侍行容滿蟬態十妓姓名殊
不以爲嫌又因黃橘夜汎太湖其詩云十隻畫船何處宿
洞庭山腳太湖心又自太湖寄元稹詩云報君一事君應
羨五宿澄波皓月中則是連五日夜在洞庭汎舟雖白公

風格高邁好事不窘束亦當時文法網疎不以爲怪古今
時異事異有如此者其後劉禹錫守蘇白爲河南尹又作
憶舊遊詩寄禹錫又有夢蘇州寄馮侍御詩眷眷此邦甚
厚則知吳在當時爲名邦樂國能使賢者思之而不忘今
錄其詩以見一時人情物態之大略

白居易憶舊遊
遊舊遊安在哉舊遊

之人半白首舊遊之地多蒼苔江南舊遊凡幾處就中
憶吳江隈長洲苑綠柳萬樹齊雲樓春酒一杯閨門曉嚴
旗鼓出臯橋夕開船舫迴修蛾慢臉燈下醉急管繁絃頭
上催六七年
前狂爛漫三千里外思徘徊李娟張態一春
夢周五殷三歸夜臺虎邱月色爲誰好
姪宮花枝應夜開
賴得劉郎解吟詠江山氣色合歸來
嚙齧蘇州從事名又夢
蘇州水閣寄馮侍御楊州驛裏夢蘇州夢到花
橋水閣頭覺後不知馮侍御此中昨夜共誰遊

咸通中崔璞守吳郡時皮日休爲部從事與處士陸龜蒙爲
文會之友風雨晦冥蓬蒿翳蒼未嘗不作詩璞間爲詩亦

令兩人屬和吳中名士亦多與焉一年間所作盈積龜蒙
哀爲十通曰休名之曰松陵集

乾德丙寅平望村王氏女病起言語倒亂多言灾異有成都
卒楊恭者助之號天仙二娘子蘇帥聞之召入城居古宅
中施符水旁郡人雲集其後虛妄之事發此女逃入人家
踰年乃獲杖之勒令嫁人收其金帛入於道宮

諺曰天上天堂地下蘇杭又曰蘇湖熟天下足湖固不逮蘇
杭爲會府諺猶先蘇後杭說者疑之白居易詩曰雪川殊
冷僻茂苑太繁雄惟有錢塘郡閒忙正適中則在唐時蘇
之繁雄固爲浙右第一矣

楊備郎中天聖中爲長溪令忽夢作詩云月俸蚨錢數甚微

不知從宦幾時歸東吳一片輕波在欲問何人買釣磯意
甚異之明道初爲華亭令丁內艱遂家吳中樂其土風安
之因悟夢中語嘗效白樂天作我愛姑蘇好十章又作姑
蘇百題詩行於世

吳郡解額自祥符間定制秋舉以四人爲率慶歷中應舉者
止二百人范貫之龍圖送錢正叔赴舉序已言四人之額
視它藩爲最寡熙豐間舉人漸多增至六人三舍法行罷
科舉法歲貢四人舍法罷合三年之數爲十二人紹興丙
子增流寓一名今終場之士二千猶爲額窄也

大觀中章莊敏公質夫之子縉爲時相誣以盜鑄詔開封尹
李孝壽來置獄連逮千餘人屯甲士圍其家鉦鼓聲徹晝

夜郡人震駭獄不成又遣御史沈畸蕭服姚其來重鞠之
甚至州人多閉戶或自門隙中窺觀不敢正視識者知其
非太平氣象其後遂有建炎金狄之禍方章氏事前城中
小兒所在羣聚而唱云沈逍遙沈逍遙莫知其由已而三
御史至

丁晉公兒童時嘗從老郁先生學郁居光盪巷淳化中公自
參知政事拜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以本鎮節旄還家首
詣郁居拜之堂下郁呼曰拜殺老夫矣話舊款密且云謂
少年狹劣先生教誨痛加榎楚使得成立皆先生賜也郁
沒公遣吏治後事甚嚴

本朝陳文惠公

堯佐

能爲詩世稱其吳江詩云平波渺渺煙

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鄉今吳江口有鱸鄉亭蓋取公句

江鄰幾善爲詩清談有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官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郡邸獄冤誰與辨辜橋客死世同悲用事

甚精當

劉貢父詩話

南北章本建安人郇公得象之裔後徙居吳兩族申公子厚家州南莊敏公質夫家州北兩第屹然相望甲於郡城人號爲南北章今其兩族子孫仕者不絕

賀鑄字方回本越人後徙居吳之醋坊橋作吳趨曲甚能道吳中古今景物方回有小築在盤門外十里橫塘嘗扁舟往來作青玉案詞黃太史所謂解道江南斷腸句如今只

有賀方回卽此詞也

王明之岐公之子在姑蘇有所愛比至京師爲公強畱之逾時作詩云黃金零落大刀頭玉筍歸期盡到秋紅錦寄魚風逆浪碧簫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經春別香蠟窺人一夜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蘇州句甚工

石林詩話

葉左丞夢得居吳下一日出閶門至小寺中壁間有題詩一

絕云黃葉西陂水漫流蘼條風急送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邱意極嘉之而不書名氏寺僧云吳縣

主簿寇國寶所作也國寶徐州人從陳無已學云

石林詩話

朱冲本以常賣爲業常賣者收拾毀棄及破缺畸殘器物沿門販鬻者以過犯再杖脊而徒後乃變業賣藥家浸溫能

以錢米衣藥賙給飢寒老病者宣政間其子勔因中貴人遂以花石得幸人家園館及墳墓有一花一木之佳者悉用黃封徑取之并鑿太湖石同載以進奉京師謂之花石綱所過橋梁礙綱者毀拆以過發運司綱舟悉撥充花石綱父子俱建節鉞卽其家作雙節堂又畫徽廟御容立御容殿於家監司郡守就朝朔望日勔嘗預曲宴上親握其臂遂以黃帛纏之與人揖不舉此臂弟姪聯姻帝族園丁悉賜金紫靖康初元勔伏誅竄其家海上其門下入得告身者盡褫之今其地爲張循王宅

閩間十年國東有夷人侵逼吳境吳王大驚令所司點軍王乃宴會親行平明出城十里頓軍憩歇今憩橋是也王曰

進軍所司又奏食時已至令臨頓吳軍宴設之處今臨頓是也夷人聞王親征不敢敵收軍入海據東州沙上吳亦入海逐之據沙洲上相守一月屬時風濤糧不得度王焚香禱天言訖東風大震水上見金色逼海而來遶吳王沙洲百匝所司撈漉得魚食之美三軍踴躍夷人一魚不獲遂獻寶物送降款吳王亦以禮報之仍將魚腹腸肚以鹹水淹之送與夷人因號逐夷夷亭之名昉此吳王同軍會羣臣思海中所食魚問所餘何在所司奏云並曝乾吳王索之其味美因書美下着魚是爲鰲字今從矣非也魚出海中作金色不知其名吳王見腦中有骨如曰石號爲石

首魚

吳地記

吳郡志卷五十終

吳郡志校勘記

曩讀昭文張氏所刻吳郡志嘗以毛刻本土禮居校宋本文瀾閣本略加訂正付梓然凡所徵引頗與原書不合在宋槧已然蓋譌闕久矣偶檢鄭虎臣吳郡文粹訝其篇目不出范志所錄因取以相校刪節處若合符節乃知文粹全書並從范氏刺取今雖不敢執彼議此要不妨互證也爲綜諸本覆閱一周作校勘記繫諸後以詢來哲己亥春日錢熙祚志

原序

訂其悅譌

悅當作脫
瀾閣本不誤

文與郡士龔頤滕茂周南厚

文粹頤
下有正

字茂作歲

瀾閣本不誤

卷一

又敗之於姑蘇

左氏無此文

曰須女又曰星紀

須女星名星紀次名不得合爲一也

檢此條本續漢書郡國志注所引帝王世紀文其原文云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一名須女曰星紀之次本謂婺女一

名須女而范氏率意刪改遂不可通

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

此二句應連上

六典

又有紅綸巾

閩本毛本綸並作偏

卷二

樂府解題云

解題二字依下注應乙轉閣本不誤

行經趨市也

文粹經作經

吳王

闔閭起昌門

當作閭門文粹不誤

泠泠鮮風過

鮮當作祥文粹不誤

邦彥應興運

二字應乙轉文粹不誤

農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犁

此有脫誤其原文云耒耜農書之言

也通謂

前高而後庠所

此下脫三十字原文云前高而後庠所以進退日評進之則箭下入土也

深退之則箭上入土也淺以其上下類激射故曰箭

冬寒卽牛入欄

文粹卽牛二字倒

築宮納

而造之

文粹造作阜

老農物物

二字誤文粹作拘拘

三衢滕英傑德秀

宋本滕作鄭

文明再會知何日

宋本明作盟

卷三

或書作昌門蓋字之誤

據此知上下文昌字並當作閭吳越春秋亦作閭

閭門四壁鬱蒼蒼

宋本壁作望與文粹合

錢塘嫌茂苑

文粹嫌作兼

齊門

此條引吳地記文視今本爲詳蓋今本爲後人刪節非全書也後有引吳地記而今本無其文者倣此

吳

地記謂有陸無水卽與陸門八之說相連

陸門當作水門蛇門止七故云相連也

鮐鮐門

今吳地記鮐作鱖

卷四

創謹堂

謹當作講宋本不誤

而鴻儒碩生

文粹生作士

才逾二十人

文粹三十人

多致顯近

近當作達

文粹不誤持使者節文粹持作擁後之久不葺文粹之當作人前守戶部

劉公瑾文粹公瑾總百南五十楹文粹南當作有君子爲兵部公文粹不誤當爲

粹作謂文粹吏民威其德文粹威當作感惟教之積文粹積而今年六

經閣又建文粹無今年二字中吳紀聞而下空二格與毛本合不可得而亂矣則天

地之極致中吳紀聞矣作大則作抵蓋郡戴其書文粹郡當作羣迺別敝一

齋曰小學口哉工於紹定戊子冬十一月文粹小學下無空格哉始也屬

下讀三五帝王之謂乎文粹三皇五帝之謂乎無位天使之立教文粹無位

下有者字與上文一例四凶之罪也文粹字與上文一例同僚悅隨文粹隨作

從俾述斯文文粹俾作傳又曰文粹又當作人名告於我文粹毛本不誤

竊嘗以謂學者文粹作爲高自標致文粹致當作置公生其間文粹

國則其與之之意文粹無則字

卷五

猥以亡庸

亡當作凡
文粹不誤

知平江軍府事

文粹軍府
二字倒

卷六

避酒幾浮輕舴艋

舴艋當作舴
文粹不誤

但有修行功用深

有當作要
文粹不誤

始覺方歲晚

文粹方
作芳

直廊榭曲房

榭當作抵
文粹不誤

兩重元是一

重身

身字誤
並作心與

閣本毛本
文粹合

揭于木蘭堂之新闢上

闢當作閣
文粹不誤

吳人憺其威名

憺當作憺
文粹不誤

以前政信安孟玉之意

空格
應依

宋本補
且字

唐左司郎中

空格應依宋
本補惟字

有十萬戶嬰兒啼之

句

文粹千門萬戶嬰兒啼
此干誤十又脫門字

築室以祠之

文粹室
作堂

堙蕪滌涂

涂當作除
文粹不誤

歲無大侵

當作禋文
粹不誤

范成大瞻儀堂

此下脫
記字

又

和公權登齊雲

文粹此詩但題又字下首題和柳公權登齊雲樓九日宴集

可憐假日

好天色

文粹假作暇

萬寶發瓊瑤

寶當作室文粹不誤

徒道人生都是夢

文粹徒作縱

劉禹錫登西樓見樂天題詩

文粹作登西樓見樂天詩偶成

並存府倉內

宋本存作在

黃茵誕邱園

宋本茵作園與文粹合

時髦秉筆君

當作者閣本不誤

爲我列

詳編

文粹詳作詩

卷七

沈度

文粹沈文度和前韻

欣同歲有秋

同當作閏文粹不誤

恭聞真宗龍帝

龍當

作皇文粹不誤

嘉定元年正月召赴行在

赴字原缺依閣本補

旁曰壺中林壑

旁當依宋本作榜

有宸翰閣

宸並作寶閣本毛本

嘗遺廷臣

遺當作遣文粹不誤行之則夷闕

夷當作事宋本不誤爲不失重輕

之所哉

閣本毛本
所並作術

卷八

文殊法海寺

文殊二字誤當
依宋本作今爲

流盃

在女墳湖西百五十步

今吳

地記云流杯亭在女墳湖西
二百步此脫亭字當滿入

闔閭作春秋遊焉

文粹秋作夏
與下文合

臺盡人不同

文粹盡
作荒

臺今遺跡

此下文粹有
平蕪二字

姤月嬌娥恣

妖惑

姤當作姤
文粹不誤

閬闔城西有山

閬闔二字誤文粹作闔閬
與本書十五卷引此文合

芙蓉死殷

死當作死
文粹不誤

并洪濤而不返

宋本并作弄
與文粹合

攪涕問

遺老

攪當作攪
文粹不誤

卷九

皮日休稱其死奇節

文粹死下有抱字

向夕約譚微文粹向燒米靜論玄米當作術煙蘿僅欲交

文粹僅作近誰看宦韻玄宦當作醬閒來對曲肱當依文粹作肱

卷十

九爲盛事九當作尤閣本不誤

文石延登彰順美二字文粹倒卿名藩出莅文粹雖輟凝嚴任

文粹凝嚴二字倒

列於九卿閣本毛本並有焉字鄧侯挽不留宋本挽作拖按文粹亦作挽

卷十一

舉兵拒吳郡拒字誤毛本並作據嘗攜蟬滿容點茶十妓此句費解文粹

點作熊茶作等牧守題名范志止紹熙三年汪績至紹定二年而此卷題名訖於淳祐寶祐不知何人所補

大觀二年五月到八月到字原缺依閣本補

卷十二

鍾福爲院巡

此下原空四格文粹不空

願采材而改造之

采材文粹作悉力

觀繪之容

文粹觀作塑

誰敢教他

莽卓紛

紛當作聞文粹不誤

千古墓江橫

文粹墓作碧

隋陳杲仁也

閣本杲作果與文粹合下並同

況堅暮吳地記謂在城南二

里許

毛本吳作西與文粹合然不可通墨海本作吳按吳地記盤門條下云東南二里有後漢破虜將軍孫堅墳蓋

謂此也今從之

殆恐無以安子胥之靈

毛本安作安與文粹合

是子胥嘗能安吾民

也

文粹嘗作常下同

王久無似

文粹似作嗣二字古通

歎垂後昆之裕

文粹歎

空

今每一日沐浴

一日二字當依文粹乙轉

靈祐廟

文粹祐作姑

寺祀夫人爲伽

藍神寺下文粹
有僧字

卷十三

縣令趙伯虛毛本虛按文粹
當作虞下並同

祝鑑三高記三高下脫祠
字文粹有

涵泳星日文粹
月學非不揆也文粹

援作或死憂而辱而有受字
文粹奈何乎識之卑也文粹是何
識之卑也

嘗以倚楹而望以當作試
毛本不誤水雲得意兮文粹水雲
二字倒水仙續

兮胥命文粹水仙續紛
兮命胥此誤執位無加也宋本執位
上有視字終見

於賊巢見下宋本
有汙字其於輕重思重下宋本
有之字可以訓可
上

宋本有
固字吳江立三子者像江下宋本
有既字令僚佐令下宋
本有與

字某謂奔競久矣謂下宋本有俗字按文
粹此上與宋本並同無望之而未

見文粹無
作豈赫赫其歸此韻與上重
文粹空一格先生傳之文粹傳
作得且爲

鱸魚也自賢

又粹且作直

夫常熟澤國也

閣本夫作矣屬上讀與文粹合

以

土木肖其象

介閣本肖作與文粹合

歲則大穫

文粹熟

黃姑廟在崑山縣東二十六里

宋本三十六里與文粹合

卷十四

晉辟疆園

文粹彊作疆與圖經續記合下同

危亭幽物

物字誤文粹作砌

雖將祿代耕

文粹將作得

忽逢醒狂翁

宋本醒作醒

常攜客醉飲

文粹此下無空格

舊有三閣八亭二臺

宋本三臺誤圖經續記亦作二

百花樂堂

圖經續記作樂豐

水石心逾遠

文粹合

香巖峰

閣本巖作巖與文粹合

其諸徇其所好

諸下脫字文粹有

堂家有廡

家當作旁文粹不誤

命之曰見

山岡

文粹重岡字屬下讀

松檜梧柏

文粹信作括

將扁舟桴海

桴當作湖文粹不誤

水青等七詠

水當作冬文粹不誤

及山堂

文粹作草堂與注合

錄其尤著于此

著者

徐作開菴

作字行

戶門開層軒

可當作啟文粹不誤

清江撓檻白鷗飛

撓當作撓毛本不誤

世之人都三公位

都當作居文粹不誤

卷十五

爛漫松石古

一本石作竹與文粹合

子方棄塵中

子方文粹作子才閣本予字不誤

元中記云吳國西有具區澤中包山有洞庭入地下潛行通

琅邪東武

此二十七字在下文復衍於此當依文粹刪

潛通天岳

文粹天作五與上文合

哀

公九年

事在哀元九字誤越敗吳夫差于夫椒

當云吳夫差敗越于夫椒文粹不誤卽

此是

有文粹下字

句曲上聞有靈府

文粹聞作閒

古人謂爲天壇之靈

區

文粹天
作仙

曉映雷雲作畫圖

雷雲文粹
作雲霞

喬露涵而馨

文粹喬
作瓊

勺之必

延齡

文粹勾當作酌
不誤卻怪造物者

一本怪作憎
與文粹合

前後植佳檜

文粹

佳作
挂

錢氏建主社

文粹主
作生

卷十六

穿土爲山

本書三十九卷引吳越春秋同藝文類聚
九引作穿土爲川今吳越春秋無此文

雲涯一里千里曲

文粹作
千萬曲

吳苑秋風月落頻

文粹當作葉
不誤夫

君卯歲時

夫當作
文粹不誤

淵深四海推

文粹深
作源

路轉夕陰遽

文粹

陰作
陽

冥搜既窈窕

當作窈窕
文粹不誤

荅不知孰氏之作

荅當作蓋
文粹不誤

諸蘿幄幕暗

文粹

相贊重興贊

毛本相贊作相
從文粹作相與

存于篇中

一本作編中
與文粹合

遂裁八章

文粹遂
裁一律

跪展若可教

展當作履
文粹不誤幽

獨詩成白日閒

文粹日作石

重事飄然付一舟

文粹重作生

景虛雲

可凌

文粹虛作高

山妓忌危

文粹忌作忘

磔其石也

磔當作傑文粹不誤

卷十七

又吳地記名

疑云字之譌

新橋在盤門分爲三橋者

此不可解按圖經續記云

新橋在盤門外橫絕漫流分爲三洞往來便之此盤門下似脫外字三橋當作三洞者字衍

安民橋在新

涇中

圖經續記云吳江三橋南曰安民在新涇中曰利民在七里涇北曰濟民在吳涇中字本屬下讀與上下文相

配此中字疑衍文

前臨太湖洞庭三山橫跨松江行者晃漾天光水

色中海內絕景

今圖經續記云前臨具區橫截松陵河光海氣蕩漾一色乃三吳之絕景也文與此異

已不復立

此下文粹無空格

卷十八

清輝蕩拋擲

此字誤當從文粹作擲

周迴二十里

文粹十作干

波殿鄭姐

醉

按吳越春秋越絕書並作鄭旦

至今釣鏃殘

鈞當作鈞文粹不誤

冰色澄徹

冰當作水文粹不誤

解巾敵涼颶

文粹巾作襟

目色燒山翠

目當作目燒當作曉文粹並不誤

吾子

以謂何如

文粹謂作爲

設亡是叟以爲詞

設字毛本空闕本作及殘忍鳥

喙

殘當作踐謂句踐也文粹不誤

見吳軍江北

一本見作則與文粹合

夕鳥獨遠來

獨當作自文粹不誤

人笑年來三黜慣

年來文粹作老年

事具冢墓門

注皮陸二詩見後三十九卷吳女墓條下複衍於此應刪

卷十九

請今舒州通判殿中丞

今當作令嗚呼爲民者

民下脫牧字文粹有殊不

知國初之逃民未復

之字衍當依文粹刪

循古今遺跡

今當作人深文粹不誤

之二三丈

文粹之作者與上下句一例

此古人治低田旱田之法也

早當

作當文粹不誤

三論自來議者只知治水

治當依正文作決閣本毛本並不誤

緣

民間所以工力不多

以當作鳩本毛本並不誤

又有司馬涇季涇

文粹

季作李

南湖涇湖涇

南湖涇下脫北字文粹有

則更不通舟船

更當作便文粹不誤

灌溉之意也

灌溉上脫取字文粹有

賈之書甚多

此下似正文混入注

要以三

年

當依前文作五年文粹不誤

更不候保明

保當作報文粹不誤

通役六十一萬二千八百餘工

文粹六作

一限一季了當

文粹季作年

卷二十

不愛其所近

吳越春秋不上有誰字此脫

專功擅殺性

吳越春秋擅殺下有之字此脫我

爲勇士椒邱訢於大家之喪

爲字誤吳越春秋作辱

吳王乃取其妻禁

棄於市

妻下當有子字觀上下文自明

臣故裕體濡履焉大王笑曰

吳越春秋云臣

故裕體濡履幾爲大王請待之此下有脫文哀十三年傳云

助笑此焉字誤當作爲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

百戰乙令子孫對母飲酒因醉卧語似不了關本祖父續

在獨行傳此自謝承語耳本書無

卷二十一 梁杲煦梁字誤依下文當作孫

時爲孝感所致爲當作謂

卷二十二

及踐跬乃至跬當作祚今火澤易位火疑天蟲篆字無所不

通雲間志蟲篆下有奇字此脫及伏戈被甲伏字誤允永徽中修國史允

脫嗣字關本有閉意榮宦文粹無奉初之朝文粹奉

卷二十三

爲鄱陽太守

閣本下有時字

以軍期召衆

閣本司期作

何能羈官數千

里

閣本官作宦與宋本合

輒爲鐵瑱

當作鎖

卷二十四

桓元徒誕於廣川

閣本毛本徒並作徙

事捷以告張沖

宋本無以字毛本並無事

捷二字空兩格

出手得盧矣卽授吳郡守

毛本無吳字卽字空二格

屢啟

還吳

閣本屢作累

鎡暴忠王室

暴字誤

卷二十五

鐵鈴過之必覺

閣本鐵作纖

本朝襲唐製

當作制宋本不誤

此必川兵按

邊回耳

宋本兵作將

師孟居南國側

國字誤當依宋本作園

才刃有餘

才刃疑游

刃之誤

嘗爲左言

左下脫正字閣本有

象先以古學進勉

一本勉作侍

王安

石以謂精詣警絕

謂當作爲

以謂吾先人有後足矣

謂當作爲

卷二十六

喜爲之佐佑

當作左右文粹不誤褒賢之碑

文粹賢里閭田里之人

文粹

里閭作閭邑

解山陵盟器之煩費

解當作減宋本不誤

文正公第五子

五當作四

宋本不誤

卷二十七

計口七十萬

閣本計下有工字

卷二十八

天聖二年鄭戩

二十五卷本傳云天聖三年進士疑三字誤

天聖五年

二十五卷元絳傳二

十六卷范琪傳並云天聖五年進士今元絳在天聖八年榜而范琪不載未詳其故

天聖八年范師道

二十六卷本傳云天聖九年進士疑九字誤

崇甯二年潘兌

二十七卷本傳云崇甯三年進士疑三字

誤政和五年唐輝錢當時葉疑

閣本無

宣和三年鄭作肅

閣本此

下有唐輝呂熾王尙志又二十七卷
徐林傳云宣和三年進士此亦脫去
宣和六年王葆
卷二十七本傳

云宣和八年
紹興五年
二十七卷魏憲傳云紹興四年進士此脫去
嘉泰二年趙汝

年進士
紹興五年
嘉泰二年趙汝
初汝初
吳埒
宋本
嘉定十年趙汝
嘉泰二年趙汝
本毛本初並作初

卷二十九

密房萬穿
文粹密
差難得而剖悉
文粹差
又何帝力之知

哉
文粹知
乃命如之
毛本如作知
走獨知之者
又粹
先

是公之僚史
文粹
有端儼廷立
儼當作嚴
池堂初展見
文粹

堂作
鬼義勢欲摧
文粹
深沈亦有媒
深當作升
聖賢之

於寓
文粹無
仁稟泉之勇
文粹

上人亦當白石脂用
上當作土

迴疑返鵠
不合韻當依

吳人射鳥

文粹鶴

羣鳥見鶴

文粹羣鶴見之

徘徊未忍道南塘

道當作過文粹不誤

吳王聞三師將至

師字誤吳越春秋作帥三帥謂孫武伍胥白喜也

吳王孫權

今博物志

無孫權二字諸書所引有以吳王爲闔閭者

所少吳江鱸魚耳

宋本江作松與文粹合按後漢書左

慈傳吳下有松字章懷太子止注松江二字則吳指郡名不連松江爲文

卷三十

乾膾十四瓶

圖經續記無十字

鯉腴鰓

圖經續記鰓作魚

唐可頻瑜

文粹作韋應物

土所宜兮

文粹土上有沃字

枇杷落而將海

海字誤甚當依文粹作盡

穰橙不得而雜

文粹穰作穰

生則主乎雲夢

文粹主作

阻悟此世于泡幻

于當作之文粹不誤

如林屋之瓊關

文粹扣

詩人

所稱官梅

梅譜詩作唐

至綠絲飄飄可玩

至上有風字

其自湖之

武康所得者則不變

梅譜云余嘗從會稽移植十本一年後花雖盛發苔皆剝落殆盡其自湖

之武康所得者卽不變移不變二字卽對上文

添在輕紅

也自宜

粹是字誤按文粹是作字

枝間梁盡根空培

梁當作葉文粹不誤

長洲瀨

史先舉杯

瀨史文粹作慙吏本毛本瀨字並不誤

閣

數日則歧出兩枝

目字誤文粹作日

亦爲之屢變

亦有花字

一名金飴子

文粹餠作槌下同

近花本名錦帶

近當作是文粹不誤

百鎰先

寒一徑深

先當作光文粹不誤

豈知陰晴互出

文粹知作如

怒忿鴻驚

文粹

盼作

待笑者青琴時號

文粹待作侍時作

帶縹者誰披

帶縹文粹作帶綠

應還細麗

文粹應還二字倒

卷三十一

重作西廊

毛本西作雨與文粹合

民編益劭於耕農

民編二字應依文粹乙轉

觀中有靈寶牌

毛本連上不誤

歛臨幽墟天

文粹墟作虛

紫汞啼金鼎

啼當作滴文粹不誤

醒發如吹簾

閣本毛本醒並作甯

豈非人之難能歟

之下脫所字文粹有

道風猶此殘

卽猶

由字文粹作由紹興十三年四月

此下疑正文誤入注

聖嗣帝胄

閣本毛本胄並作

緒文粹同假同紹美

同字誤並作詞與

閣本毛本

上座靈琬都維那靈

此下毛本止空一格文粹無空格

梁簡文浮海石像銘

應連正文不另起

霜淺乾

鳴入古林

宋本淺作棧與文粹合

帥常經營十八界

宋本無十字與

文粹合

爲妙爲果

閣本下爲字作因毛本同

天台國清玉泉寺

宋本清作靖按

文粹亦作清

上下遠近

宋本遠近二字倒與文粹合

爲亦在乎辨興廢

文粹爲作

焉屬上讀

卷三十二

雲屋比盛

此字誤當依文粹作居

目規口嘆

文粹規作視

其來有事

當作自文

粹不誤

寂寂香魂

不得

宋本香魂下有招字與文粹合

牛耳爭齊鳴

鳴字誤當

依文粹作盟

綠陰正青酣

宋本青作清與文粹合

席于先師之精蘊

蘊當作廬

文粹不誤

卷三十三

居常游吳門

宋本吳作吾與文粹合

卽有尺虛空

有當作百文粹不誤

蓬壺墮

莽蒼

二字應乙轉文粹不誤

諸藩據

數州

文粹無空格

洞織苦空

織字誤毛

本作識與文粹合

其疇月之

月字誤毛本並作戶

閣本

增庫爲

□□□□□□

殿之類

宋本增庫爲高變廼成麗臺殿之類云云文粹同

淳熙□年

宋本淳熙三年

溪渚或棲彭澤雁

文粹或作遠

啟孤秀之名園

文粹秀作獨

西子台

容來作餌

台當作冶閣本毛本並不誤

予已酉歲夏四月

並作乙酉歲

與文粹合

此所謂縹緲峯下也

文粹無下字

晉天福辛酉歲

酉字誤宋本作

辛已亦誤晉高祖天福七年始丙申終壬寅無辛酉辛已也當依文粹作辛丑歲

修敝徙廢

文粹徙作

復

卷三十四

爾當七地大王

文粹當下有作字

卷三十五

非其力能

其當作某文粹不誤

磨肩投禮

文粹體

仲夏二日乃畢工

文粹

無乃字毛本空一格

皆我同有

同當作固文粹不誤

東常熟縣七十里

東字應在縣下

文粹不誤

昭然若揭月日

二字文粹倒

捐厚貨

文粹資

卷三十六

初日朗高林

文粹朗作照

淳化二年曉師苾蒭建

似正文混入注下如此者

甚多不復出

教化隆侈

宋本教作也屬上讀然化上必有缺文文粹空一格

年禩綿涉

測

卷三十七

繇太原府鄴縣合爲之

關本鄴作祁與文粹合

獄市雜擾

獄字誤當依文粹作

粥

圩漫訖功

圩漫當作朽漫文粹不誤

當時皇室雖微皇經未絕

兩皇字並

當作王經當作綱文粹並不誤

使今聖人求理于上

文集使下有然也二字

太湖東

西卽長洲

關本西作面

卷三十八

宣德郎劉拯

宋本極與文粹合

知夫儒之効

文粹夫作大

常語予其始

終

文粹常作嘗

君退而自惟

君當作吾文粹不誤

上腴沃壤

文粹上作土

真過

六百石

文粹真作直

故北地翕然趨於文

北當作此文粹不誤

卷三十九

發五郡之士十萬人共治千里使象撻土鑿池四周水深丈

餘銅槲三重瀕水銀爲池池廣六十步黃金珠玉爲鳧雁扁

諸之劍魚腸三千在焉

御覽五百五十八引吳越春秋云下池廣六十步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

中池廣六尺金雁玉鳧魚腸之劍以送焉取土臨海潮千萬人築治之與此文異今吳越春秋無此文

盤邱魚

腸之劍在焉

邱字誤當作郢文粹作郢

秦帝常開破

常當作嘗文粹不誤

力殃反

殃字誤當作宋本作和

干遂遂名一

作隧

遂名二字有誤

紹興辛亥

文粹興作熙興注合

又曰孫氏

文粹孫王

在餘杭山東二里

以今吳地記校之疑東里三字因下條誤衍

不懷志於將沒

閣本毛本志並作王按文粹是志字

客他之字下不得

文粹

他下有人字此脫去

門下侍郎陸雲公墳

今吳地記無公字

侍中朱桓墳

今吳地記桓作墳

袁山

松墳在橫山二里

橫山下脫東字今吳地記有

在橫山別隅平地不起墳

今吳地記云在橫山東平陸地遺言不起墳

卷四十

其後十數年

宋本十數二字倒

服水玉得真仙

今吳地記云經後漢人有道術練大丹服

葛蒲得仙與此文大異

服胡麻元得道

元字誤當作丸真語作丸

李崇

真語作韓崇

必簡

帝帝躬

毛本簡帝二字空依真語當作侍晨

互察陰陽

互字誤依真語當作主

尊制東蕃

尊字誤依真
語當作專

疑神遐想

文粹疑作疑

曹老耳

廣記四十

耳作見

老無解

廣記老下有叟字

有某夫人尼

廣記尼上有某字

□□□中見一

姬者

毛本亦空三格按廣記云濤因指薛芸香姬者疑中見一三字亦後人應補

此卽曹的休博士也

廣記無的字下同

或處或顯於朝列

廣記無或顯於三字

於文爲順

卷四十一

以釣耕自業

朱本釣耕二字倒

颯其以表聞

其當作具

教用當陸根

當字誤文粹作商

卷四十二

佯垢汙而詩絕清婉

佯字誤文粹作體

饌客罷俱來

客罷二字倒應依文粹乙轉

又江淮小航東歸

又並作及

號之曰密殊

密當作蜜

下開迷感胸

感當作惑

卷四十三

四夷朝服諸侯也

此有脫誤吳越春秋云

欲紹壽命

紹字誤

秋作終

不意率約急召

率約二字誤吳越春秋作卒得

去昭就冥冥也

昭字應

春秋不誤

代宗廟

代當作伐吳越春秋不誤

吳人教魯班

此有脫誤依西陽雜俎當云吳人殺魯班

父其月吳中大雨

西陽雜俎月作日

嘗歎息其妙

宋本嘗作常毛本此五字空

卷四十四

吳孫堅世仕吳

此三字疑衍

天授以芳茅一莖

天字誤今拾遺記作又

童女

語云曰

云疑當作之今拾遺記無此字

靡勞餘力

文粹作於力

謂非有邑人應之

非當作必
閣本不誤

卷四十五

金見書殘石壁雲

文粹見
作檢

兜口盧氏

閣本無空格與廣
記四百六十七合

徙淮陰之白龜山之足

毛本
白字

空按廣記
亦無白字

行賣貨錯

文粹賣
作賈

反侵人之稻糧

當作梁文
粹不誤

化爲盜

文粹
化下

有而
字

卷四十六

有涯挈壺登岸

文粹壺作瓶
與上下文合

狂來但清嘯

文粹狂
作往

卷四十七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

此條注錄異傳與廣記三百十六合今
見搜神記十六卷中下條明注搜神記

而今本反無其文蓋今之搜神記又南山有鳥廣記鳥今搜

屬後人採輯非宋時所見之本矣

曰無後見

後字誤吳越春秋作所

卷四十八

諸樊徙吳安

安字衍

又解五宗世家五湖之間

檢史記五宗世家無此文當云

三王謂具洮漏彭蠡青草也

史記索隱青草下有洞庭二字

游莫貢陵爲五

湖

依上文當有胥湖韋蘇州門皮陸唱和之所

闕本毛本門並作謂

至會稽

太守麋豹

史記正義至下有晉字當補

胥山太湖遶

當依史正義作邊

春申君於

楚

於字誤當作相

卷四十九

晚色萬家烟

文粹晚作曉

昔日何人處

何人二字應依文粹乙轉

丹青晃朝

儀

此下空格應刪去上觀石屋危

文粹屋作室

惟賴枯筇枝

文粹枝作搯

是

皆樗櫟材

樗當作櫟
文粹不誤

春登綠翠姿

登當作發
文粹不誤

予履閱奇怪

文粹予
作仗

憶作麻衣翠

文粹
士

至以韋公子弟

以字誤當依
宋本作子

余

以校書郎從後

文粹
役

惟令起二人已疾

二當作一
文粹不誤

顧占殊

宿昔

占當作瞻
文粹不誤

因寄從弟紆

此下空格
應刪去

畫戟空疑燕寢香

毛本疑作凝
與文粹合

除詩無計作膏肓

作字誤文
粹作似

宮館餘基輟棹

過

文粹輟
作倚

紅隴通東風

隴當作櫳
本毛本並不誤

秋明雲白萬林空

文粹明
作高

月魄夜當彭蠡湖

彭蠡當作范
蠡文粹不誤

梅製酬張無夢

製作
華是

卽南昌之遠派乎

宋本卽作郵按
文粹無此字

來篇云云

此注中
注原在

敢有文章替左司
之下文粹不誤

遺事紛紛老寂寥

文粹老
作未

王禹偁隱舊

遊

文粹隱
作億

別來已度江南春

已當作幾
文粹不誤

吳娃足情言語黠

足當作多
文粹不誤

思婦時見鬢毛班

婦當作歸
本毛本並不誤

念君苞材能

苞當作抱

文粹不誤殘虜爲大豕

當作大豕

能琴道士洞庭歸

當依文粹

作

南宅春深碧草長

文粹宅作陌

欲如蘇小小

文粹如

著作常

宰蘇州吳縣

常當作嘗

莫妄題名向虎郡

妄當作忘

後夜

望

參

閣本毛本望下並有橫字

資彼雲水香

文粹香作秀

江秋官吹清

官字誤

閣本毛本並作管

卷五十

與楚之邊邑卑梁之女

卑梁毛本作脾梁與吳越春秋合然呂氏春秋及史記並作卑梁

倚

專諸胸斷臆開

依吳越春秋當重胸字

子苟能放越之罪

放字誤當依國語作赦又

此事在棲會稽時而西施之

潛圖一舉

一字誤

閣本

海昌

鎮破沈璨

破字誤

閣本

一句之問

當作

白潤州奔宣城

白字

誤

閣本毛本並作自

娃宮花枝應夜開

夜宋本作自
與文粹合

腦中有骨如曰右

曰當
作白

吳郡志校勘記終



